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洹詞卷四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　棻

謄録監生臣朱　堦

洹詞卷四　雍集

明　崔銑　撰

直隷驛傳事宜序

夫政敝于襲舊乎民罷于偏役乎官瘝于憚作乎法求于能繼乎夫法也者敷政而裕民起廢而興利當恕其作者之智且勇乎善宜于民而不必己其繼者之仁乎畿内今之衝衢也故驛之罷民莫棘焉定户給馬而富

流于窶罷役入銀而利漁于官過者涌沸則顧他馬而費不貲中使索打乾厮役得乗傳而歛始劇權人以篤而獲上賈輕幣而茍具衾帷而法格驛官之貪不與焉嘉靖改元來軒先生周公公儀巡撫畿内踰年作驛傳法謀于侍郎彭君朝極驗于知府王騰數人定而後請報可而後行其法括銀準于賦市馬責于官吏飾厨之費罷乗勢之傳衾幕造于專司餼費以裕驛使杜私請損冗濫令下民翕然稱便焉往歲予以史事被召北上

遇公于真定公告予以所欲為予善而促成之夫吏常之事非泥者之思也與民之政非官之利也是法也驛官無所取賂權人弗得恣求矣豈無病其厲已而議之者與夫計求利者緩急效負遠畧者過浮言公以績懋入佐留臺或者有司係於他務銀不時徵使忽沓至彼必貸錢以辦負息日深則得以為口實予故曰法求於繼者之仁也

贈吳司徒獻臣考績序

子言之道之將行也與命也聖人制道以宜民奚命之云夫計利於銖量害以泰棄其所可願幸其所難獲豈命之謂哉陽復而物生陰滋而物瘁生入於瘁瘁復於生故利者備害之所成也害者嗜利之所召也成則居以謙召則正其履君子奚動於命焉余友東湖公勵臣少厲節而勵學壯也確老也安嘗令順德放邪崇教薄已厚民然而不役民於闒闒侮其上而壓倅郡兵副憲于廣兵威而盜屏法明而奸戢劾中使而逆璫毒之矣

用兵南昌義感悖賊而競直于僚撫治湖南發逆濠之謀而陳大計甚于近倖而不用翼垂於方奮雨啬于尚往名著而功縮位進而身厲夫治之範金齊而後成鍾之染羽漬而後入故天之厚人鮑卼其為將以利往也盤桓其行將以定志也錯互其遇將以全智也惕厲其中將以安變也余聞之見豫之謂智省括之謂往絜情之謂變執方之謂志四者備矣可與語道可與立命彼錯然者吾何較焉東湖公為中大夫者又三年例當考

績于朝其鄉諸君子過余邸曰東湖公治行矣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述贈者之情也又曰其惟哲人順德之行贊君子之守也又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表作者之衷也夫仕伸於知已忠告發於信友先生於東湖公之行也可言矣銑曰諾

說鉉贈林子茂貞

林子將之泗其僚鍾子以諸僚來雍乞贈言於崔仲子甫仲子觀則於古義比類於今事象物以章賾廣喻以

盡意名曰說鉉匪滕辯談爰申忠告其詞曰

古之君子弘以居上巽以為下廣受曰弘委諫曰巽弘則人莫能遺也巽則人莫能淩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觀立於三而知常觀化於兩而知變觀徼於消長而知幾觀賾於晝夜而知通在鼎之姤曰黄耳金鉉之恒曰玉鉉大吉金鉉者上之道也玉鉉者下之道也鼎之無耳也耳之無鉉也則否積而雖膏廢矣剛則能舉重也健則能致遠也夫事待人而後成言警心而後思不自

私則公議集不恃尊則正論升若夫聞令而承望色而趍此非上之人所難致者也故曰金鉉者上之道也夫言貴切而不貴訐議貴盡而不貴爭迹貴明而不貴暴名貴與而不貴取感乎人者存乎誠動乎物者存乎容别乎直者存乎巽消乎疑者存乎恬孔子贊玉曰温潤而澤仁也和曰温不比同為和浸曰潤不强通為浸光曰澤不引已為光春之煦人也普水之入物也漸珠之具采也潛皆漬與而匿景者也是玉之類也故曰玉鉉

者下之道也上惟取其金下乃體夫玉則剛柔均而政可立矣嗟乎鼎之為物常而用可重也其尊可以享上帝其德可以養聖賢然致之者鉉也及其俎陳而鼎設實食而禮成彼鉉者出耳屏隱莫名其能其天下之至德也夫故當其事難君子弗之桓也曁其事去君子弗之處也是故業崇而風遠矣

贈王都事序

談子問於後渠子曰士之立也孰易曰其世臣之子與

然則孰難曰其世臣之子與夫士胡為而能立文與行也不探賾不造精末之文也已不弘不約不裕末之行也已金之革也在治葛之延也因木基之附題者易堅彼習朝夕之觀漬講閫之漸厭諳練之周是故識與守可無外獵而有也占一技者可為藝人矣備一行者可為善人矣名於鄉可也通於世則窒夫其先人之烈廓如也繼之者如是而已其不受短於人乎汲深者非尺綆之及也致遠者非駑材之達也故雖有卓行宏學是

曰承爾非突見而創爲也昔呂申公之法且嚴也希哲
夙成非易乎元方長文之行能人謂之嘶也非難乎況
乎崇之善車服衮氏之侈汰乎哉故以子陽之賢而受
爲金之誣矣世之爲父者皆欲貴其子也欲賢其子者
鮮矣爲子者皆欲禄位肖其父也急於德者鮮矣夫不
賢而貴謂之竊不德而禄謂之浮楊伯起之善遺也曰
清白故顯匹于國呂與叔之善肖也曰不揜德故言立
於後孟子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今夫勤耕者

將以自養也植木者以蔭也其業世者其為精其恩深者其報昌其族才者其聚求故國賴於家君依於臣其古之道乎談子曰言則美矣吾僚王子子儀者少傅公守溪先生之仲子也少傅公之忠文天下莫不聞子儀約而雅恭而質故政成而考上其諸今之呂氏與宦成而不怠非厲於法語之言乎儲不佞請以先生之言告之

贈大司徒秦公赴召序

上召南京兵部尚書鳳山秦公為户部尚書公聞命而蹴如也已受命而僂留都諸公咸贊曰恭各以作者達其辭上公徐公梁公以侍讀嚴子太宰楊公而下以少宰汪子鴻臚大夫劉公暨其鄉士仕者以予銑夫贈言之道視其情以為禮象其禮以為言敵者以勸達者以政多聞者以古練者以典公績懋而行尊銑也下秩而寡陋譬則他山之石非可以加諸球璆也雖礪奚用之無以則以迂乎今之所謂尚書者析一相而六之也正

君出謀申禮立度以安利天下非稽例而仰成順旨而下簿書也食乎其國之須而易置者乎司食者今相之棘且劇者也昔公之為郎也嘗思之精而敦寬以不竭雖然今非弘治之靖也其耗而蕩之者不可勝數利熾而公熄官具而民狡所宜庚政甲事可無襲矣論者曰節用節之誠是也祭賜之腆慈宮乘輿之供百官之禄邊障之需如之何其缺也論者又曰裕民裕之誠是已經賦之費水旱之侵役力之勞移亡之減如之何其全

也今夫水也徹於川則溢於谷土也夷於高則增於卑國用乏於濫民産敝於陂反之得理財之道焉故挈權者足用也均分者富民也廣患者宜相也夫既銖取於民矣腐蠹於苟略侵削於豪猾夫既匀減於官矣外漁於賂率内散於倖員凡以權之不挈也蟻穴潰隄突隙焚屋固隄者穴是防完屋者隙是慎故禹無水害而徙生無屋災權者固國之防而滅其焚者也人生不能不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而愈窮故人之害無分為大

田之生穀也善治之則入必數量一歲而再穫之不善治者常饑治民者定分而已矣富者連阡陌貧者無斗區豪植秉困而弱之商以饒而制賈然後有偏富者矣由是伐鍾以燕享擬上而修服舍凡可及能者莫之禁也彼得克於貧弱國乃不得而有之夫上之責於民者賦與力爾足矣任其自之爾非有隱情定制以中之故分不均則移亡之驅也君之有相者為其獨而弗運也相之盛其屬者為其寡而弗周也擇而任之易且當也

夫人引於才而啬於節故取人者去其承而賞其直直者有方慮有遠計有愛道非皆詭計而倖譽予聞之弋鳥以羅張目者網而獲鳥者萬目之功未聞一目而獲之者是故謀于衆而美歸于我公於心而利普於天下詩云伐木許許言舉重者必以衆力也

壽彭母序

惟二月初生明司諫彭子壽其母汎堂而埽中為席居母幕尊于左簋秩于筵二美殽前列以次厥明母就坐

彭子之僚魯魯子吴顧子越黄子閩鄭子其友鄞子銑豫郭杏岡子偕至升堂再拜出取幣入為母壽且賀彭子彭子跪上母爵稽首言曰我母履德執貞天是用福我母以求寔獲奉先君子之明訓弗墜緊母休惟孤寔自己卯至于今逺母誕月今又復命天子及瓜而返又弗克壽母惟母穡而食實其求寧於是予銑揚于衆曰惟蜀節山元乎岷發秀集祉善鍾于一家在宋若閬中陳氏華陽范氏咸有威父哲母其諸子若孫累功而奕

奕越于世世彭子惇肅明慎稽古訓灼于事嘖民幽有攸
言則酌上安而下允以從夫孝立于愛引于業夫友頌
其親其子說以昜廼語諸魯子曰其善若辭以著德魯
子若曰綸閨彭母重厥容少日父令誦書明婦儀咸習
漢唐懿言若行娓娓矢自口撫夫先婦子自褓至有室
罔曰痒襆而宴又口衆相厥宜以裕廼家延師訓其子
儒而顯惠孀女暨弱黨咸昏媾以生生嚴於臧獲而恤
皆不忍負罪逋銑語諸顧子曰其善若辭以明貞顧子

若曰彭母慎身而惡侈靡常治庖罔委諸女御澣綴敝垢服以服一衣閱二紀不易自為糉即却鉛華凡四十祼溙嘗識之式訓于有内銑語諸黄子曰其善厥辭以宜福黄子若曰山聞有基則室有几人用憑德則遠戾迺戴和貞無澆厚是用積和迺祥厚則令終彭氏其羡若母亦問于無疆銑語諸鄭子曰休哉其求子其善厥辭鄭子若曰惟為善若不足其福足惟為善若足其福斯不足雲聞書云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迺肯堂復肯

構是在彭子郭子曰恵哉言可誦可規其善頌藩以上諸彭母母起謝曰惟未亡人叢百勞以有今兹庶哉可面君子于三泉其敢耽于嘻嘻以蘄成惟寔頼二三友幸無悔于官箴則寡老母其永有歸廼呼曰寔其拜進觴以稱受已觴三行卒飲皆出明日彭子辯謝賔南祭酒崔銑序

贈鍾大理序

鍾子不治見行不發越言其介不可奪粹如也嘗上䟽

願與同事者之罪寧賢之請于天子令還朝廷昔尹氏師魯自言黨仲淹求同貶𥨸曰尹子其所謂古之振奇人與所係者非國事可亡棘也范公者太白召忌涉異起爭其友為平之以息衆口可矣譬則水悍防決可勿復障而激之也若鍾子則非過行夫既與其僚協公而約則我成彼之為矣爭智而讓慫安則友而危乃棄之君子奚取焉故鍾子非過行雖然吾將進鍾子於道自勝者所以稱物衡心者所以均分吾居其是而人必非

也理未貫吾抗節乎下而上必濫也順末洽以其所願乎下交乎上以其所安乎已公乎人履其實而夷名當其怨而遜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量諸心也故得孟子曰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秉諸氣也故失今在朝廷者廣有二子甘泉湛元明西樵方叔賢其言議求以一内外混動靜亦幾於學矣鍾子往哉尚合於斯人與銑也孱而好立褊而好達故行躓而將仆往思及二子而未達況兹離居哉鍾子其為銑請過焉

干問贈劒溪子歸閩

干且問汪公曰予其順者與雖然吾進子於勇往決而無回投利而弗折雖千萬人吾揮之子願之乎汪公曰未哉予也奚以決奚以利焉折焉回夫驥天下之逸足也當夜則株然立焉闕於無見也夫盲者終日不能下階得相則恣所之焉託於明也故闇於識者難與言達拘於義者難於言變固於迹者難與言情是故吾未嘗決而無不往未嘗利而無不投干且問曰知者易流通

者多隨悠哉悠哉語俗則宜語道則卑子弗懲斯而議我為汪公曰弱能勝强激不可常用剛於內者立用剛於外者缺故吾之明可以辯顔而見眉吾之勇可以損山而行石而子持不明之勇以顧我雖然吾亡望於子夏蟲疑氷井蛙駭天周於道者不滯落於器者不該若子者限於地范於治子失其從革之大而借威於舞而疾視者末哉末哉干且恨然曰吾甚無取於君子乎汪公曰奚能棄子虎豹之猶豫不若蜂蠆之必螫萬人之

善怯不若匹夫之獨奮子雲投閣遯尾厲也中立赴召包承誤也胡康侯與檜來咎凶也故依違者小則朋過大則需害奚能棄于干且問曰予將學明勇於子注公曰吾道甚宏也幸子毋膠毋襲明生於止擾之則不識太山勇積於漸棘之則不貫土壤故日月蔽於寸雲山木穿於巨石雖然明養于靜而喪於耀勇昌于平而沮于愎鑑之沒于地也火力消而愈熾猛士之介於賁贊也氣屈而頹然順干且曰子道止於是乎注公曰未也

未也夫至道不容言至德不庸力至神莫思莫億昔孔子大聖也而贊吾逝孟子大賢也未敢擬吾體而觀瀾老聃得吾常而失之賊莊周得吾大而失之誕雖然孔子知吾學曰果行育德子歸而求之

皁民樓記

張子作皁民樓於浙省治堂後已病免歸南城及林慮馬子來乃訖工自嘉靖壬午夏五至癸未冬期歲又奇月焉凡省諸僚謀于斯燕于斯鑒于斯其謀以一政其

燕以敦禮其鑒以伐貪今之省合古數國而一之也浙又上省也其土沃而饒利其民文而錯尚夫利與害對者也文與質相息者也布政樞于中五叅各宣事於外或棘於名而欲奕其赫赫之迹飭兵不憚匱民已責不難廢禮則衡道決矣冬寒也裘其左臂而絡其右右必痹夏暑也袒其限而襲其首首必瘍雖顛癡者弗為也裘絡之為服異而養身則均省猶一身也故政人勿異袒襲之施酸甘殊味而成羹可否判詞而立議是故善

毋惡其不已出也貴宜民害毋惡其延諸人也貴協力故曰其謀以一政古者邦相交也則燕盛儀以昭讓賦詩以見志君子有禮民斯則焉而煩言飭令可屏矣來則迎行則贐勞則勞迭賔而信與杜里好之猥屑放俗音之靡濫采蘋章其潔四牡固其節皇華廣其忠上知節矣而民化其慝故曰其燕以敦禮吾聞斯樓也宋祕省之基也後為紫薇堂而火十年弗暇葺張子不發帑金毋鳩民材撤二閣之侈祠而為之閣之旨為祠削民

斎國之積也其心豈不欲永哉祠成而誅及故曰象焚於賄居斯樓也觀其良材而刻桷賁楹而文石殫土木于彼甘冒惡名于世卒不得而有之藏之厚者大亡富之溢者速奪為彼人者奚利乎則君子之操益堅故曰其鑒以伐貪是故政舉而平禮修而敎鑒明而不漁下可以阜民矣張子名恩馬子名卿俱布政使

贈汪子宿序

始予宿入翰林即上疏諫先皇南伐旣杖於廷已又詔

補外出守泗州今上召為禮科給事中求便養改南科

旋晉官僉江西按察事其諫弗限於守其政弗襲於常

其志弗撓於人豈非篤學遠受者乎哉夫人臣之本忠

直而已係寵則忠之疚也張功則直之陋也忠以殿國

也非以安身直以求化也非以勝人故世者處以世後

者酢以後非我所能權今夫鳥其至小者也然能鑒人

之貌而識其向遠棲急舉弋羅之所不能及則中人之

履愧彼者有之矣況夫負血氣而靈者與故曰有一言

而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夫恕者協情酌理之名也敢於任已者拂人之性其名曰戾易於同人者越中之限其名曰趍事勿慮其不輿也貴不置法勿慮其弛以緩也貴無塞是故無競以為體無滯以為用無耀以為居慎斯道也以往可去忌可息爭可保直銑以是告汪子已次其語文之又籍馬司諫諸君嘗請予贈言云爾

蔡氏圖解序

蔡子介夫河圖太極圖說各一卷自六經之有成解學

者第襲之熟其讀而迷其實成化中蔡子以篤行精思
倡于閩斯乃知言外求矣有味哉其遺論也嘉靖甲申
蔣户部君和梓傳之問義於銑昔在髫年父授之孝經
論語及長取友當世又証諸古書自孔氏來竊慕程氏
學顧駁劣弗能居之末暇談性也況圖又賾與無詞可
繹獨夫子嘗曰河出圖聖人則之言八卦也八卦章陰
陽之變以盡藴猶可潛玩而通彼馬背旋文具數五十
有五非神智孰能與於此哉乃撫獵緯文推數於五行

考變於生克易不見孔未言奚稽奚信夫子孫者其祖及考之遺也舍卦言圖是病其子孫之弗類而索其似於塗之夫邈乎荒矣周子之立圖也如中庸其故何也指源以潔流葢自帝王而降皆以已經世謂之大同周季則以智雄以力立而曷外情之治非矩以度紛綸乎錯施中庸一言以捄之曰道本命也非我得私而下上之彼區區者胡為哉知其說則生愧畏之心夫私可愧也違天可畏也故曰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夫無極散而為太極至生萬物而極人應事裁物者萬反之靜而定太極之生人猶父祖子孫之氣相禪也不體無極不能制欲為欲制之則咎而凶夫二五之至萬物也必有終故原化者當反觀於其死彼為輪迴久生之言者非惑且妄哉斯非子思之豫計而首防者與雖然即其虛不若基其卑抗其見不若累以行故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孟子曰仁義之實事親從兄是也此學也而達存焉夫示本以正行猶浚泉以為酌也

泉見而棄之以渇病何哉是故腐舌翳目探始博遠而行猶鄉人也則倉箱之貯粟耳而弗能自食况以滋僞者可勝歎哉

汲臺集小叙

夫深造者不賈逢原之用抗志者不溺應俗之務故知精於履道悟於幾夫思譬則泉也浚而深棄而泥才譬則絲也理而修棼而結故君子貴不已其學則日新銑覿藝於江漢之間得長憲陳子汲臺集異之夫其持鉛

引墨薄書殹矣辯情比法要讞密矣旋儀出遜賔旅亟矣應之沛然居之泊然情發成音下筆則典誥爲繩異學靡文逖乎無所干也夫温故知新德性尊也故曰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賢哉陳子可謂達儒矣

述程志

問者曰程氏夫子有遺書矣子述程志也何居銑曰伐僞存真也高虛者異端則然學者附之斯惑人之嚮使二夫子之道淆其游謝之罪與鮑氏而下何議焉是故

夫子之道仁也敬其業也銑竊取鄭氏門人之意曰志欲為孔氏其必由是而基惡乎繆　問者曰何以法純公曰言取其達行取其仁夫靡文蔽理刻節傷恕至哉夫子之學也經無故訓所明者意行無枝蔓所循者性仕不以能見諫不以直著讓知而任咎忘己而潔衆讐者贊其忠信頑者説其德有宋以來斯人而已　問者曰何以法正公曰正夫學至宋而支是故易舍文而淩畫治外道而行數學略敬而飭文心離事而求體道析

於理氣煩訓散經約哉夫子之學也釋經不泥見奇不悶歆者合内外之道也理性即命至矣一天與人也是故可貴可賤可難矣非君子其孰能之

九江府通判杜公墓碑

臨潁有質乂士曰杜公諱進字藎臣鯁峭弗諧俗與人語皆在腑肝面指摘人過至令人赬頩弗止然感其切中多改從杜公又善鄰恂恂然鞠躬又弗取人財好予有貿者曰吾知廓吾恤皇計其他爲邑諸生六舉不利

邑侯賢之貢上禮部卒業太學後兩子舉進士同科長者枏户部主事次桐積學翰林晉給事中嘉靖改元吏部試杜公才貌俱上上授九江通判治尚嚴九江盜發臬大夫謀擒者曰杜通判宜迺拔牒杜公杜公首勸諭次治兵又次伏機以掩果平又牒署湖口彭澤二縣杜公盡籍其觭眥出内品陳無增羨以濫葢利府且易没射先仕者往往陷而敗杜公不汚名颻然奕出三年夏四月朔見兩頭蛇不殺曰豈修短果彼尸哉越十四日

以疾卒年五十九杜公吐音亮豐顙頎又有副殆壽者相云杜氏孟津人元末避兵至臨潁卜居楮北以亂名氏不出鄉人尊號曰杜大公子孫祠享稱曰龍門府君龍門府君生寬善為農買田二千畆寬生寧䝉城丞寬厚又首建學䝉城人刻石頌德寧生獻以財雄其鄉丁氏貰其田以生久欲匿逦遂予獻生文工部文思院大使是為杜公父母邢氏配姚封安人杜公又有二子楠梅女適李九成諸孫男子三人女子四人予又得杜公

二事省祭官李以盜將發旅囊于杜公家李得暴疾死杜公悉歸其子其子閱父所手記止十之三泣曰非公能無隱者又何稽而責得乎有民以負官租將逋夜持襲衣叩門曰此公物還公即長往矣杜公曰非也促持去詞曰

杜公嘗以質題軒載稽若行非詡論焰叙弗燬惟美璠兩子通籍長安門銀章錦服出入尊流者悠如浚厥源式公質又慎無諼

贈夏子敦夫序

客曰今之君子有夏子者先生亟聞之乎後渠子曰知之客曰何由習而信之與後渠子曰信友魏子子才嘗告予曰敦夫篤論君子也可與締交夫子才敬以確故予於是乎取鑑夫知毋病其近也欲精行毋病其常也欲恒言毋病其訥也欲審志毋病其緩也欲堅精乃神恒乃崇審乃達堅乃貫是故欲華以亢者失之外欲異以浚者失之内故學貴乎尚篤客曰夏子之出守惠也

或者欲尼其行夫守僡於簿課則病道惠迯於中域則艱化非所以處夏子何如後渠子曰忠臣弗擇使而居仁者弗簡民而恵俗情猥習以望夏子不其左與然則夏子其終能殿此邦也與後渠子曰然夫政者正也正者人也處已者所以加諸彼故不外求而足詩曰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語其本也諺曰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語其術也是故躬行與其志賞罰説其嚮去予中其會孚信結其慮此皆篤之施故曰蠻貊之邦行矣客為誰李

封部邦秀也

策問二首

問國家養士於太學將俟其德成而官之使教之者止於班趙之肅歷撥之公上之為講說之詳課試之勤而已竊恐建學之道不在是也諸君子闈闈林林來游于斯深欲進諸君子於道而未能使國家有乏才之憂諸君他日抱過時之悔而予也日負曠官之罪為之柰何古云學於古訓乃有獲則自孔孟以來號稱儒者殆且

百家人演代增其為言多矣將何從乎程子有言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夫愽考精思而弗反於身所謂還珠也盍各言爾平日所尊述者為古之何人并日用所以用力者如何以對

問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夫自衰周以來紀載之書多出於佚聞辯口各騁其知以駞固不可盡信然而莫醇於孟子五就湯五就桀軻嘗稱之桀之暴彰著天下民欲與之偕亡尹也豈不知之乃往為之

臣既不能改於其德又從而輔其諸侯以伐之放置南巢辱偕囚虜臣之道當如是乎若之何使學者志之也

孔子教顏淵由四勿以為仁先儒尊之曰此傳授心法

仲弓且不得聞然禮不可斯須去身古人自成童以上所教者莫非禮也若必待其如顏淵矣而後得以學禮則心身日用之間所以持循而防撿者何物也夫禮新學小生之所與能者曾謂顏子之學若是乎其淺近哉各辯其所以不然者

講義十二首

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斯義也章句或問備矣今不勦說惟探其本與爾諸士共為服行之實夫所謂新者指何物論何事何物何事既可新而又能常新此葢言人之明德也孟子曰良知良能此明德之實也此知此能何物不具何事不會一番提撕又見一番精采一番講明又是一番發越古之聖人憂勤至死望道如未見者正見得此新無盡純一

不已老而愈聖者方是能常新此新然又非是取諸彼以益此只是昔未知今始知之昔未能今始能之昔未熟今始化之如泉在池中數日不汲則泥而變味日日汲之則當甘洌故學者當心心念念在此新時時刻刻在此新無內無外無大無小都是要新此新自一身言之由壯而老自一歲言之由正而臘自一月言之由朔而晦自一日言之由子而亥當見得此新昭昭靈靈為我之主為事之衡為主則物皆我役為衡則事皆我運

故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大學之道之要明明德而已矣明明德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要毋迷其知而已矣德者心之體也意者心之起念也知者心之覺也知者良知萬物皆備焉非捜隱獵異泛覽荒采剽略人之緒裔研究古人糟粕也且

人之念曷為有善乃本體感發人之念曷為有惡乃習染於流俗然吾之良知未嘗因而昧焉二者之介未嘗不辯故大學之道首在誠意夫人起一念要為某善矣不知不覺之中若有尼之者或恐為善之妨吾欲或拂人情而起非笑不肯奮勵即為人起一念要去某惡矣不知不覺之中若有沮之者或躭溺而難舍或牽於羣好不能脫然與之異不肯決烈即去當此時吾心之知如此皦皦而不肯力為之非自欺乎故以毋為工夫毋

者禁之不得肆止之不得行之辭也夫為善不力則就惡也易去惡不速則存善也難故惡惡必如惡惡臭好善必如好好色惡臭實我所不欲聞真欲去乎我之鼻好色實人所同悅真欲得之以娛目然後慊於己意非徇外非為人慊者快於心而無間足乎欲而無待之辭也是二者皆在念慮方萌理欲交戰之際未涉於迹未交於事故皆曰自自即獨也去欺求慊之功曰慎慎之道有三一曰審二曰豫三曰果夫念之初起如火忽燃

卒然熵矣突然騰矣若不審焉遂作於事成敗得失其歸遠矣必究此念何以興何以因此念一出何以始何以終是之謂審人心善惡之未判也則皇惑疑顧必有不甘於惡而棄善者已而慮熟疑決則沉於所重而決其所輕棄善之惡不旋踵矣故貴乎豫夫心之之不善也初猶揺揺然中則思自文矣久則安而居之苟自其初而決之如此則是如此則非屏異慮杜岐衎惟正之適奚惡之能累故貴乎果是故意誠則定以静而知寢

昌知致則慮而詳其意益公益確然後可以正心可以致中和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此聖人教人切己之學修德改過由乎己講學聞義資乎人德者得也學者覺也義者宜也不善者過也合而言之皆心學也心具天性能體而有之斯可據已故謂之得明諸心而不昧是持是循故謂之覺事有萬端端

各有則以則處之故謂之宜志於善矣而猶未能御乎氣勝乎習或移而去之故謂之過德言乎理學言乎知義與善言乎事修德云者非飾於末也中有存主而達於外也講學云者非良於辯也行而未安講之以求是而利行也徙義云者舍偏從全異乎人而同諸天也改不善云者欲心之無所放也心無所放而不善遠矣修乎已者足以受人取於人者足以益我非誠切之志不能該非虛明之見不能擇非堅忍之操不能恒非剛健之

力不能踐聖人憂之非特謙而已見斯四者之道宏且密也德者本也講者講乎此徙者徙乎此改者改乎此不然如植木無本灌漑之功何所施築室無基榱桷之美何以安學者舍此不為乃務崇高大必忽實行敢薄古賢何況衆人其所立者危其所收者狹爾諸生惟遵聖言而行銖積寸累近雖無顯名久必有真得異時考祥計效自當有見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自古聖人皆因時為治至夫子不得位然後專言學得夫子之傳者惟顔子顔子所以善學聖人處在博文約禮然斯二義後世人人知之未見真能盡者一二大儒告人垂範者𨚫又别發一義未嘗專守此為家法此在學者當深思也葢夫子之時周禮之善者尚存於比閭鄉黨之間而小學之功不廢故學者自少已知善之當為而心未全逸一旦告之以博文約禮便可下手後世昏於利安於荒故博古今窮載籍者勞而寡要守純墨

謹節文者窒而不通昔人譏其為遊騎為嚼木甚者倡為簡易支離之辯間有稱述夫子之教者僅若取證而已惡乎可惡乎可今謹考夫子之言及究極顔子之學以發明之夫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從事於四行而後學文學文即博文也記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子夏曰禮後乎禮者所以弘此忠信而免於朴陋者也夫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叛矣夫是故君子知求道矣而不免於叛由

此二者而後近之且可守是猶射之志的而操弓發矢以中之巧力以將之且顏子之學在於仰鑽瞻忽之時必有所注擬及其不可遽得乃因夫子之教以博約而入至竭才而進及末由而得孔門以仁為學仁以孝弟為先今欲進孝弟必於凡典冊所載故老所傳閭里所習師友所講授者皆博考而識之所謂博文也采雜而成章曰文如自吾父推之以及於父之行自吾兄推之以及於兄之行行則自溫凊徐隅以至於親睦任恤服

則自斬而緦祭則自虞而祔而遷皆文也禮者理也節也有制之謂節有條之謂理凡所博之文皆以此約之采其精實而去其汗漫發之情而見諸行酌於行以當其情不相越而相協猶規矩焉而方圓定矣故曰學至乎禮而止有禮矣然後知高者非亢堅者非固前者可却後者可引所謂中也禮之至也大抵古人之學本於人倫行之日用明一言即是實事行一步即是實地事明即通通則無滯無滯則神步步實即純純則不息

不息則化然此禮字近世學者必欲舍節文而指為天理舍逐事而指為一源夫約者約此文也文果一源乎抑逐事而為言乎文不可為一源則禮亦當逐事而行矣夫理之得名正借玉膚之有條而形容吾道之不亂耳天垂象以示人日月星辰是也地出形以示人山川草木是也聖人窮極乎天地萬物之賾而制字示人以名物之正猶天象地形之不可易也今曰禮即天理也至一者也又曰性即理也則日即為月山即為水乎況

儒者之學始未嘗不一中不得不殊末不能不一爾諸生試思之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此夫子有感之言當風頽俗靡之日思見特立之君子故歎美之以勵學者松栢雖至歲寒見其後彫其堅榦勁姿歷四時而不改柯易葉雖世亂然後見君子之守然其貞心雅操無時不然葢因衆人之無常而見其有常爾何以言之治世者上之所重下之所尚論議之所

揚摧皆以節以義中人亦知慕名畏法則效君子或利而行之或勉而修之君子者澹然無營行所無事一旦時改亂生上昏下奸非媚不安非干不升非賄不成甚者忘君賣友傾正引邪志於利已不恤喪邦君子者避利如污甘禍如飴守道性成樂賢已出視彼小人如鬼如魅君子豈厚自為哉不改其素而已夫人之所能為出於氣氣之所能持原於志氣有盛衰志無老壯冠仲平能決澶征而弱於天書胡邦衡敢攻奸檜而不能忍

於黎渦齒壯氣强慷慨立節困極氣沮低垂欲就故曰志不可滿欲不可縱夫敬一怠而逸生逸生而志荒故曰不知老之將至乾乾之心孜孜日思而已故君子道以為學學以堅志志以狥身嗟夫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掘井弗泉猶為棄井世之君子乃欲以一節之異一事之偶中盡其平生亦弗思矣哉昔顔清臣老且蹟也而樂於狥國劉羆之久瀕於亡而却師成秋霜巖巖吁可仰矣雖然二公未知學也竊異教之緒爾如有學孔子者

其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孰得而易之哉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伏羲畫艮下巽上之卦名之曰漸漸者進也不遽也鴻之為物其飛也有序其進也有漸故以象君子之進焉磐石之安平者水旁石墩也鴻離水涯止於石旁之墩猶士之受知於上而得位也漸于磐而未至於逵猶得位而未崇也二以柔中上得六五之應其進之安平莫加焉飲食衎衎者止而不急於進也自養以俟時也居

易俟命斯為君子其吉也孰大於是葢士之進也德未信於上名未加於衆經國之務未練四海之情未能周知若或急於位躁於言棘於為卑而慕高不守其業小而任重不量其力鮮不敗矣然既有位豈無攸為舉其職而已矣懋其德以為大受之地廣其才以為遠施之資定其情以理棼宏其量以茹物堅其信以格人故曰不素飽也夫隨分而止人之大美治自此成非分而求人之大惡亂自此作使在朝之士止知慕榮躭利貪進

竊上必求滿意則何事不為推其極賣國背君可也何也從欲如流不濫不止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九二孚兌吉悔亡

陽中實為孚比柔為悔一陰見於二陽之上此卦之所以為兌也夫陽者陰所求近者情相取以陰居三失位不正牽引諂媚乃其素情而九二比而承之然剛中之德其孚內充雖近小人自守不失以志則安常以行則履道以交則由禮以合則制義莊而裕可事而不可說

貞而達可從而不可同彼六三者感德服義之不暇又焉洸之又焉能用其奸以罔之斯其吉而悔亡也夫處人之道不外于處已正人之道全在于正心用術者久而窮以詐者立可敗尚奇者易折求勝者必屈故待匪人之道孚而止矣孚者中有其實夫何以為實盡性而已矣故誠者盡已之性斯能盡人之性又能盡物之性尚何六三之不化與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我與爾縻之

陽實陰虛故易以九為孚此卦二五皆以陽居中孚之積於內而不炫者故為中孚之主夫鶴陽鳥也其舉高其聲遠聞今乃鳴于陰陰者山之下澤之中乃幽暗之所言其誠之至也實用力而德成于內誠之謂也鶴鳴子和言誠之動物也好爵謂天爵孟子所謂仁義忠信誠之目也我爵爾縻言同德而相應也且誠者何人之本心也本心何以謂之誠赤子之心天理純全何嘗有偽迨其年進情開智日增則樸日散技日多則淳日漓

且人心之用言行而已發而直出者為本心為誠發而支出者為昧心為不誠其初本欲如是而言也慮其忤物而諂生欲其投人好而遷就生欲其傾聽而巧生此果是本心否不是本心便是不誠其初本欲如是而行也欲其高人而矯生欲其異人而竒生欲其説人而隨生此果是本心否不是本心便是不誠自是推之言之為躁為隱為游為屈為支為放行之為懦為厲為躐為怠為速皆非本心也皆不可謂之誠其萌也甚微其著

也甚大其轉於意也甚易其成於用也甚難言而人莫不聞行而人莫不見非大乎言之失也駟之莫追行之失也如肌膚之不可改非難乎夫巧者工於以言鈎人之情者也及其見人之巧則亦詬之謟者工於以媚取人之喜者也及其見人之媚則亦鄙之此足以見本心之終不可昧而誠之終不可揜矣故易曰鳴鶴在陰言慎獨之學也獨者心也慎者得其本心而已矣所謂實用力而德成于内也故尊之曰好爵焉夫本心之人雖

不能無過亦謂之善昧心之人雖嘗為善亦謂之惡何也本心之人日履實地如覆種于田日生日茂一旦力足過皆改為善昧心之人日修飾行如施采於壁日陳日剥一旦力怠善皆變為惡況原其存心本非為已又安能一又安能久學者體鳴陰之象則知君子誠之為貴

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

帝舜因禹陳克艱而說此數句嘉言罔攸伏三句已然之效稽于衆以下方言其工夫葢嘉言伏而不達者以上好自是而不肯咨詢於人賢才遺于野者以其困窮無勢援者不得進用萬邦不寧者以鰥寡無告之失職也今不但稽於衆而已又能舍已從人是樂善循理不分人已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矣宜其無所伏也能不虐無告則仁心仁政周徧博厚無一夫失所者宜萬邦之咸寧也能不廢困窮則凡在下之

賢皆得達於君前所謂占一善者率以録無勢者不為有勢者所壓無援者不為有援者所擠宜賢之無遺也夫人君崇高極則易於受蔽諂佞進則易於自聖然而私言破於公議大智成於衆長則稽衆從人又其本也且如帝舜大孝元德當時誰能及之堯三咨四岳而猶未之舉也及堯專求側陋而後得之君非堯臣非舜也焉能自見哉考之古事近者易達富者多與比黨之引公行於朝廷賄成之政肆出於官府方治則小人享其

福而致亂則君子當其難有利則富人專其獲有賦則貧人罹其苦故萬邦之寧必自無告上來野無遺賢必自困窮上來仁人之言其遠矣哉

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帝舜論治頑讒之道禹乃口然而心未盡然者蓋明之以威不若化之以德曲厲其功不若默默其私頑之敢行者以核實之未精讒之敢宣者以察言之未審敷納以言者使各陳為治之道以觀其心庶即試字之訛音

近而誤也明試以功者使各行所納之言以考其實車服以庸者乃大其所賞之物以著其徵夫藥言則成甘言則敗徵實之言可長務華之言易廢真見與臆見不同履事與料事各别中幾則簡綱情則淍然亦有良於言而濇於行長于謀而短于斷又有敢為大言以欺世便於出輔以殺聽者以事試之其真與偽立見矣有功者賞之則罔功者必罰之可知也見賞勸於功則見罰必戒於偽可知也夫言必稽其成矣誰敢復妄言者功必

明於賞矣誰敢復飾偽者雖有頑譊馬得而容哉嗟乎偽生於多巧邪生於多慾得售名則人競好虛文則弊長是以君子弗尚也禮與其奢也寧儉事與其煩也寧略言與其辯也寧吶行與其采也寧朴孔子曰政者正也正之道試功而已矣試之道求其真而已矣德必核其真然後授之位能必核其真然後委之事行必核其真斯貴之言必核其真斯信之物必核其真斯用之工必核其真斯程之一不真則榮辱賞罰從而繩之勿惑

浮議勿采虛稱而高下其施是故衆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故曰先王之道斯為美

沛公得張良以為廐將

是時秦未亡而劉季稱公以伐暴子之也良歸曰得一國之辭也漢得良而興故異其辭異其辭所以賢之也何賢乎良良亦庶乎得易之道焉爾坤之謙曰含章可貞臣之進也炫才則嫉來矜名則毀集由是任事人忌其成也總權人罔其專也夫事合衆而後成功獲上而

後致當事而人欺之上疑之身且不保何功之云咎非
人也自用其才之過也大畜之大有曰童牛之牿薙草
不自芽蔓則難圖納約不自牖蔽則難開故改事莫如
伐幾直諫莫如止念謙之坤曰勞謙君子有終功怠於
宦成志滿於行遂身殞於患失家滅於忌寵故未亡而
憂斯存未喪而持斯得存於將亡得於將喪無及矣司
馬氏贊良曰無智名無勇功庶乎坤之義與曰為大於
其細圖難於其易庶乎大畜之義與綱目書曰張良謝

病庶乎謙之義與是故貴而如脫困而常亨言無再發事不重舉悍者帖疑者服為韓之志當其時無知之者其庶乎肥遯者與其中介以止其外巽以達其庶乎謙者與後世有弗為臣臣必則矣

以汲黯為主爵都尉

考漢史所紀汲長孺言行葢一守約之儒司馬遷學宗老氏於當時人物凡簡要而略於采者皆曰學黃老也綜其實不然古之學者知即為行事即是學考於典冊

者必求切於用問於師友者皆因疑於行漢初人物尚
然至武帝之後迺出博洽綴緝辭賦之士則有外用而
言學離行而徒問者魏晉以降益晦且尼矣漢武帝雄
才大畧智臣藻士或以優畜或以顚使一犯禁戒刑辟
無所假借獨以嚴憚黯不冠不敢見歎其為社稷臣淮
南王召集天下奇士纂述千載佚聞皃視漢廷公卿獨
憚長孺藏邪謀而不敢發斯亦近於已正物正者與長
孺治郡擇任丞使急先務也責湯苛刑責弘飾詐崇仁

信也不以渾邪之故斬令不以與胡賈罪國人厚內治也不歌天馬知樂本也是故舉得其要言中其情嘗求其學矣黯告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史稱之曰任氣節內行修潔又曰長孺之正直夫仁義者純粹精也譬之金有鉛鐵雜之非真金譬之珠以魚目混之非寶珠甚哉欲之害仁義也潛伏於中索之而無跡發於所感遏之而無據莫知其來莫知其向轉盼移聽之際而吾之真心為其所消鑠甚則沉溺於內而不自知如

劉伶畢卓之於酒人以為至濁而彼方自樂其清也夫一念不敢自恕斯可謂之修一語不敢苟狗斯可謂之直一介不敢自汙斯可謂之潔盡此三者欲其遠矣累簡積篇複文靡説豈如長孺之一句深切著明乎自漢而下為君者功不及桓文而肆過之為臣者才不及管狐而詐過之徒飾以三代之議論使黯見之其發憤怒罵又當何如也故曰長孺得儒之約為古學者必當取法

禮由

皇上繼統大禮成矣近一二臣者必欲行其邪議喧然未已銑待罪太學以教化為職業已同南京諸臣上諫復為議以示諸生斯議也葢取諸小戴記權制之議云爾議者之要有三曰長子不可後曰孝皇有嗣曰今上未為太子其欲於本生稱親則踵宋歐陽修濮議之誤也昔修嘗自商曰修平生何嘗讀儀禮偶至弟子書院中几閒見之曰為人後者為其父齊衰杖期合意由是

破羣議夫修強主私己之見堅附創覩之文既失先王制禮之心又昧聖人修辭之法謹考儀禮於所生仍曰父母葢用他辭則不明於所後不曰父母葢證後文則可省聖人因親以定倫以制服若曰所後不稱親曷為而服斬也若曰本生仍稱親曷為而服齊也明於齊斬之别然後於稱親之孰宜孰否立廟之為禮為私可坐而定也夫時各有宜故代各異制臣子當世守之亂成濮者必服重刑謹案今日世及條令大宗果絶必於旁

支取其嫡長以繼其庶不得而先之所以一統序防忿爭也太祖高皇帝監于前代重臣宦豎秉機立弱以遂其竊權之奸乃立兄終弟及之制後宗社常享長君之福敢有紊者其罪不貲所謂長子不得為人後及如前代取宜為後者一人育之宮中禮秩如太子者皆窒且悖而不得行於今矣然則無處乎夫武宗之無後即孝宗之無後也二世俱絶痛如之何武宗既拘於制而無可後者幸而倫序之當立者可後孝宗孝宗有嗣而武

宗之心慰是故尊及弟之制以大位傳上用繼宗之禮以上嗣孝宗春秋傳曰太子亡則立母弟無則立長荀悅曰舍親取疏非義也以弟繼父近於義夫於兩難之中而得曲全之道斯可法於萬世矣夫為嗣斯繼絶繼統必其嗣天理人心皆然也是故合前數義而釋之故雖長子果當倫序則必繼既繼即嗣之若乃避嗣名以伸恩於所生是始終利已也議者於繼位則曰宜於嗣則曰不可泥古而欲亂今之令則不忠享其有而忘立

我者之悳則不仁至於量恩於育不育以差嗣不嗣之等此市井攉銖利之心非可與語帝王之道也議者又曰其如興獻帝之後何夫藩國可徐置後四海不可一日無主皇上欽奉武宗皇帝遺詔及昭聖慈壽皇太后懿旨入繼乃就其重且急者天祐聖明子孫千億自可別議所宜而行之竊究議者之意專為小宗而忍於太宗奚可哉凡繼大宗必絶小宗者先王防禍之意遠矣深哉大位奸之窺也大利邪之伺也故入繼者尊榮一

人止矣餘無所與利使彼皆病其無利也自已其僭亂之心不然將人懷攘重之圖國市賈嫡之策夫以今制之嚴猶有背忘如寧濠之貨嬖倖者且今曷法非古事之善乎今曷鑒非古事之失乎昔漢光武自致中興可以備厚其親矣至立廟京師則避帝統而不敢宋英宗嘗欲考私親矣畏公議而中寢未聞追究光武之失也但猶有恨英宗之薄者爾惟漢哀帝迫於太后惑於泠褒段猶兼行前二者其後事具哀紀然亦未敢改成帝

為伯考也即天所降之禍福可以占其心之仁與恐即萬世所公之是非可以見其事之得與失今如議者似以光為恐為為失以哀為仁為是矣夫豈可哉禮非以天降也地出也人情而已人情大不安而謂之禮未之前聞昔歐陽修見疾于當時甚者加以閨門之醜穢英宗欲曲庇之而不能今日建議者不暇遠指惟南京人士雖不當事任者皆痛詆之豈人之識盡出其下哉夫君子制禮將以移風俗定上下而乃致人若是者何也斯

徒言之爾如之何行之天下傳後世乎迺復冥悍弗顧必欲決自古所慎之防破自古不敢之舉予恐厥任甚重而甘心為國當者非烏獲之力也聞之中庸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仰惟興獻帝抱仁覆方鞠躬懋學不幸蚤棄藩國未登大位積慶流光啟我皇上所宜用獻帝未及發之心宏獻帝未得為之德節嗜欲止遊衍遠邪佞近忠直禮信大臣包容諫諍覽斷庶政緝熙聖學寘宗社於永安顯獻帝於無疆至於萃四海

之珍勤三朝之間以曲承歡於興國太后者任聖心自盡耳豈必拳拳非禮之禮哉

甲申陳言急務疏 七月十七日上

臣近奉明旨内外臣工各加修省以回天變欽遵者臣竊見自嘉靖二年七月至三年正月天垂其恠地出其妖人見其孽異乎極矣臣嘗待罪翰林仰見聖顔温恭游衍無所好嗜欲無所專今乃致異如此非上下講求切實之德共守不怠臣恐斯變若應其難不易解皇上

若不克己以先臣下徒飭於號令之間萬無一濟臣謹
上即今急務二事曰勤聖學曰辯忠邪仰惟皇上天資
本粹聖年方富如日方升若不蔽於陰則必照萬國矣
後世保傅之道既踈禮樂又缺惟有讀書可以維心志
尼邪僻然而進講之日少放免者多接士夫之時什一
對内人者什之九惟欲易流易比惟邪以易流之欲導
以易比之人心何由正陛下在内奉慈闈欲孝養均而
中禮親后嬪欲悅德而畧色御宦豎欲給令而戒狎昵

在外臨羣臣欲明以信決庶政欲從善而與民其道周而運其幾伏而微非學何以明何以準伏望陛下將日講經旨反已體認有所得於心則必見於行有所迷於行則必考於經疑於經召講官析之眩於政召大臣與商之學恒則聖心存然後政可漸理故勤學為急務者此也近者主事張璁等以先後獻議超遷大學士蔣冕尚書汪俊修撰吕柟編修鄒守益監察御史馬明衡等以上疏罷斥御史段續陳相吏部員外郎薛蕙下獄仰

惟皇上求備禮於本生至孝也然當詳稽禮意大順通情獨任已情亦曷有極夫人之願有子孫者氣相傳焉而弗與形俱斬故絕世者人之大痛也先王本其氣之所由來取同宗者爲之後若夫帝統必以長祖訓繼絕必以弟必以長一統序也必以弟杜忿爭也立此二義則陛下爲弟而長又繼祖之宗絕正當繼祖以倫序則考孝宗是故必降於所生斯謂之後若與所後等耳猶弗後也當承祧主鬯之重則父子差輕也斯禮之至精

百王之所同蔣晃等之所守臣究覽議者其文則歐陽修之餘也其情則泠段又秉望意嚮求勝無已悍者危法左使以激怒媚者附災賀雨以動聽明詔再頒天下方頌陛下之仁孝可以貫幽明昌胤嗣彼猶上異議夫子事父母聞有漸尊之者矣尊而忽降是以為無係重輕而忽且易之斯非陷陛下於寡恩乎且議者非臣子與就令所言當乃其分非有元功謇諭胡為賞以官恐天下陰謀賞者接踵至不可塞也臣聞天子得四海之

歡心以事其親不聞止於三四人者之同而賞是自童其為私昵而已勿徒視此為事忠邪消長之介守道為忠忠則多拂意然必存希旨為邪邪則叛道然必危何也邪人者闚而視巧而愎利而不慚其歸遂意而得大欲爾非真志在君室之猶伺隙而入可招以賞爭蔣晃汪俊宿學舊德呂柟等秉時竭忠非敢有他今日果罷晃等則有畏而默避而去者忠日遠矣議者寵則有術而移技而進者邪日富矣一邪亂邦況可使富哉禮尚

取貴况他好乎伏望皇上無輕正統無拂羣情無恃威可作無謂已可繼審斯四者則今日之忠邪辯自然異所施孝純而天心悦衆正萃而長睦庶哉可以釐弊振頽而消災異故辯忠邪為急務者此也臣竊惟祭酒為世儒宗非臣陋劣可以濫冒况係兩京四品堂上官災異之來亦合自陳求退伏望皇上將臣罷免別選賢良代任臣干冒天威罪當萬死八月二十一日奉聖旨崔銑准他辭

上内閣三老書

近者國家不幸生此數邪假禮媒進易天常而不恤亂
朝廷而不懼戾氣悖語肆出横發洽段所不敢勸歐陽
修所不敢言鋭有末議已附南部諸公奏中懐不能已
再上即今人情汹汹甚於正德黨論朋爭紛然可畏也
已鋭年近五十平生未嘗敢立一異獨見今者安危攸
分義難竟默若懐矜名獵譽之心敢矢諸天日調劑之
下乞垂鑒亮鋭有父八十有六歲得以所請罷歸養親

乃没齒不忘之恩干冒台嚴惶悚惶悚

書林茂貞嘉靖大禮辯後

昔濮議中寢故諸賢有遺論夫出於天性之謂親緣於人心之謂情本天裁人之謂禮知斯三者可以决輕重矣林子之言情禮無悖其可昌而行之哉議者欲皇上考獻帝而伯孝宗果然則自今至萬世皆小宗也獻帝未嘗承祧主鬯以臨天下必不可强名為大宗小宗而主大宗之祀非僭與上以姪祀伯禮旁親無後者止祔

何以執裸獻若曰以君臣之分承祀則何必其子孫夫宗廟者親親之至也朝廷者尊尊之至也轉習閭巷之猥瑣篤婦寺之婘戀何哉

洹詞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洹詞卷五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任嘉春

洹詞卷五　休集

明　崔銑　撰

簡何太常粹夫

別公十年學無一成但此心不敢有愧冥冥爾世道日非人為榮利所迷能自立者殊鮮人固未易知已亦不敢遂自保也如公之立而不挫何可得邪末由會面幸自愛

簡南雍諸生蔡玘等

真州别後悵然如有失然學講而久毋負送逺而情必稱為仕為隱不失本心雖隅異方如在一堂不然對面而異其存亦奚貴於聚哉

亡妻孺人李氏壙志

吾妻歿十有七日兒滂汲召工為寫真弗類兩兒哀號予大傷心夫失貌且然吾妻茂行矣忍弗志以告子孫吾母淑人李貞烈剛果臨事有丈夫節吾妻之母一品

夫人鄭靖專慈良庶哉葛覃樛木矩也吾妻法於二母

幸保節歸修邪伲邪非天孰尸之順行冥逢奚有於我

焉妻名某太保工部尚書鶴山先生湯陰李公之叔女

也成化丁酉七月十八日生於臨清水部分司丁未吾

妻年十一予十年吾父南郭君自職方氏出守延安為

予求昏鶴公報諾遂字越七年弘治甲寅冬予奉父暨

母命往迎妻於京貧不能僦屋備禮十二月二十四日

入贅明年乙卯春二月携妻還延安秋八月吾父遷愻

政挈家如蜀戊午予還安陽赴省試吾妻留蜀事姑明年己未吾父致仕夏六月予自太學歸明年庚申冬携妻如京卒業甲子春還安陽明年乙丑予成進士入翰林夏五月吾父舟送妻至京正德己巳予調南封部主事明年庚午誅劉瑾予得賜環再入翰林丁丑予謝病去官部書屢下取供職己卯冬北上明年庚辰春丁先淑人憂凡吾妻皆從壬午今上入承大宗即位改元嘉靖以史事特召是冬往吾妻留安陽事舅明年癸未予

遷南監祭酒歸省父猶議獨行父不可乃再携吾妻而
南甲申春妻携子汲迎婦於杭歸閲月得鬱疾氣升而
弗降嘔食盡酸左脅刺痛逆攻膈秋九月予解綬而北
冬十一月至家疾轉劇乙酉二月二十日卒年四十九
方病時予延醫百方療之藥已疾愈騰每痛連旬弗休
即分死兒滂汲籲天以身代急至以齋醮以佛以巫禱
予莫能止然卒無驗吾妻生兩兒外仍有二子三女俱
夭長女聘樊剛仲女嫁劉仁滂舉壬午鄉試取邵氏子

二士梟孝童女一小梅汲取馬氏吾妻眉目疎朗體秀而閒重性敏能斷不習文史間為析理論事悉解悟能自為說又善畢巳茹侮弗先其貴吾母淑人精女工性嚴難說合諸戚鮮當意者惟吾妻事之懽母坐妻侍笑言晏晏或至夜分不能去衣非母自製及出妻手者弗衣即衣之如負棘然在蜀時吾母病腹痛藏結十餘日不解吾父適出按所部予曁妻日侍疾不寐急妻叩首北斗下流血漬磚後母歿每朝及晡自入庖治饌上之

舅所曰姑歿已即不當舅意當誰語邪居姑喪三年衣
麤食素不他出凡皆姻黨共見也予年二十得血疾殆
妻與予訣誓以死相從已已予病寒疾已不治有欲投
附子者妻不可改用涼劑差已南調行炎暑中病劇三
旬已病瘧三月妻手辦湯藥及扶啓坐面常數日不沐
渡江風幾覆衆皆錯愕妻徐曰此亦正命猶勝附瑾而
遷者予在南監歸已得報候部書下閒居兩旬妻無所
市物也諸生蔡玘胡經輩日來授經熟視之瀕行不覺

歎伏曰斯珍庭奇府鮮有不厭欲者是惟吾師之操抑
内助若是乎休哉嫁三十二年日思孝其父母曁友其
兄曁姊嫁時鶴翁守鴻臚八年不調資送儉薄後鼎貴
遣二少女越於妻者奚啻倍然亡懟於心及他冀幸子
母遺妻金寶釵二在京歸安其母失其一鶴翁償金後
如湯陰至羑里併失其存者亟呼長兒曰滂爾秘之幸
固毋再費爾外翁金妻病革滂始泣以告予鄭夫人年
高失聰夫人長孫汝勛文而慎及婦張俱夭死鶴翁遭

狂生訟并連予妻南行時日戚戚然遂病漸至化云吾
父側室二其子曁女三予二亡姊所遺凡三女子一吾
妻恩撫禮接皆莫能私擿其短及是哭之慟予居憂門
人來饋騾予泣曰亡母常恨無騾若見之必說妻曰君
未知姑使以勤力致之則然未必說饋者予大慚嗟乎
吾母德至使婦不能忘吾父仕三十年及歸僅辦饘粥
餬口囊無尺寸異物使婦及子妻樂貧而羞賄不肖銑
早奉訓思以德學見於世綿力踈心躓十於步故曰總

角嚮道皓首無成吾母棄養甫五祀吾妻亦死失助而顛越必矣又何能為以永先烈其奚所藉手以見古人俟後聞哉嗟乎吾母吾妻冥漠中其閔予之特否廼誄曰予胡予棄即三泉已酉之引曰殯旃予賴先烈得歸全與子同還毋左阡

删大厓集

李世卿集詩十有二卷文八卷梓之江西然李子未知詩其詞險其調戾弗中矩也文則庶矣古而暢簡而腴

奇而妥如予獨叙其文及附録凡九卷若干首

刪圭峰集

羅景鳴者振奇人也故其言捷於異而嗇於典其見昭於細故而闇於大然能自治偉詞不亂於頹習往西涯公處於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士惠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亡是非之心景鳴責引大義顧削門人之籍寧濠將叛遣使齎金餽景鳴於山中景鳴知之一夕逃去家人莫知其處噫烈矣哉予刪其文亡謂者若干

首存者皆可傳觀凡六卷若干首

答王憲副德徵書

伻來示予二論皆精詣名理斥妄止僻其勇加人數等吾道斯有賴哉夫子有言未知生焉知死孟子知言而能放淫煞義集而言斯達君子欲明夫天與人者於己求之而已矣由宋而來言繁且雜近日反經獵異以自表置者率竊别學為玄為經僕嘗斷之曰不求行之故譬諸醫方傳於古人實為通世之疾者設之揭方以刮

疾驗其瘳與否而其中與錯者居可知僕年踰四十猶抱多岐之恨謝官杜門日夕攻愚願事於忠信篤敬本立而後言足下植節貞固向學懇敏望勿為文義所耽益弘新功達原之妙孰與探索之艱乎敬君愛君遂爾直率銑再拜

亡友張仲修墓誌銘

亡友張子仲修卒於漢中嘉靖四年正月二十四日也生成化乙未五月九日享年五十有一嗟乎吾友諱士

隆字仲修河南安陽人世居高平渠南故號西渠父諱魯愀博自信嗜酒不以世故介懐贈監察御史母朱氏封太孺人勤節治生性明辯通世務臨事即斷而和且安吾友自以為弗及母云仲修舉弘治乙卯鄉試戊午喪父貰屋貸粟以生非厚者莫知其窘辛酉奉母攜一妹一弟卒業太學明年試又不利三原馬理伯循集友講學大約明經修行毋慕高虛毋溺詁訓毋耽辭毋陷利與名其志以洙泗為師仲修獨持議曰諸君日端默

戢戢可謂能闗其心矣要須於事為驗其實身與世為二理與事相乖非聖人合外内之道也銑等弗可仲修又明年甲子仲修及銑還安陽乙丑赴春試馬子見而欣然曰仲修昔者之言聖學也吾輩其亟從事焉是春仲修舉進士授廣平推官明嚴民畏之正德壬申晉監察御史朝臣各立從或以門生或以鄉里故知附大臣大臣利其偵事護缺曲庇顯升仲修惡其然光禄卿李良素諂事少師洛陽劉公得美遷又以女字少師孫子

少師以諫為劉瑾所逐良詐言女死乃他適仲修上䟽劾良且曰使令大臣知彼小人終必相負盍早絶之而遑遑乎廷正人也良竟坐罷癸酉廵河東鹽法運使劉瑜貪而有奥援遷叅政仲修劾罷之革豪右以均商嚴取𥌒以美鹽以其暇建正學書院鑿青石槽開茅津皆為大衢車可行甲戌內宮災上䟽曰陛下前有逆瑾之横後遭蜀盜之亂既不知警方且興居無度暱近非人積戎醜於禁中戲干戈於卧內徹夜燕遊外見煙燎內

廷大土木權豪競華侈親信内臣取貸於外又扣軍糧
皆名進貢織造龍幄科害靡極鄙猥無聞使之巡撫納
銀指揮授之政事盜伏而虜發民竭而兵罷守法御史
如劉天和則就逮張璞則死詔獄閭閻之苦禍機之畜
皆不知也今宜痛懲前弊更宜克慢絶淫早朝親政講
官說經師保論道究精一之傳考興亡之故以表天下
褒衣博帶之雅孰與市井狡穢之羣廣厦細旃之樂孰
與邊徼凶危之隊不報乙亥巡按鳳陽織造中官史宣

酗酒作威以大括財荷黄梃二曰賜梲有拒令者杖殺之無論自都御史不敢禁仲修疏言之且列其賄若干丙子還京守道事有張順者京大猾也隨中官守雲南毆門子死潛回京避之雲南巡撫移文逮之急乃出官以二隸押送至桃源重貸二隸竊取淮上病丐斃之二隸告順死勘實給文歸已三年矣仲修閱案疑之密廉之數月果得順坐殺二人罪時錢寧大有寵賜姓朱廖鵬附之初鵬以中官廖堂為兄守河南鵬凶殘積金帛

如山既敗又以鑾為兄鎮守陜西而其子鎧用事二廖名振京師傾財納士夫自師保元臣相與接席酣飲或至旦仲修率其僚疏其罪且曰堂來鑾往兄甫罷而弟嗣任鵬内鎧外父制中而子擅利鵬毒河南已起内盜鎧毒陜西必召外患朝廷豈無他才專用一家兩省亦有何罪日受百害邪鵬寧大恨罷職御史薛鳳鳴殺人為巨盜被逮又夜自殺二婢子置朝門外懷牒訴其冤鳳鳴素事逆瑾致富又凶愎當案者即遯去累年不決

都御史辛菴彭公以獄付仲修及許御史完二君掠治取服鳳鳴知事急貸錢寧以其妻女往要之寧受鳳鳴愬爲上奏乃下仲修及許子補之獄七閱月仲修降判晉州補之定州判仲修教民耕桑如齊民要術法果倍収民富滹水決數縣咸災仲修奉臺檄往塞之成晉知州令上入承大宗即位誅竄奸宄雪忠臣冤仲修復御史所司忌仲修才仍擬知府太宰熊峰先生石公曰凡官居者悉以資深超用而謫者罷者猶以淺資拘常調

是倭者常仲而忠常屈也何以勸後乃得漢中守備副使其地居終南太白間西南連蜀東接鄖豫山截業羅立山中長廣數千里有良田美隩水泉沃灌宜牧多竹木可材文貍蔚豹可裘民淘濱河沙得金大抵逋逃者擅為業歲貸軍官與通則呑併弱小藏大盜伺便出掠又好報讎殺人急則生變朝廷特置都御史鎮之仲修至首按軍官殛貪用良賊有王大王二閻仲良結回回為患官不敢捕所在皆立親識急則投匿號曰賊主仲

修名主諭之曰汝能擒賊即汝功吾賞若重否吾率軍焚山汝等與存者幾是二者禍福汝何居見仲修備飭語直皆叩頭曰幸公活我居數日各獻賊仲修又取賊主怙惡者十家破滅之遂大安乃堰響水漑田千畝立堤防溢又修雲霧水未成而卒吾友頴敏天成書再經目不忘古人奇文奥旨覽即通解明政達變雖倥偬填委沛然應之各中理人以欺至片言能折之尤惡盜吏嘗曰令民貧官空然天無歲不生財財奚往焉古云世

有兩不足之病無兩不足之理是侵漁者衆而莫之稽也所至按籍徵實明入考出源弊深文皆鈎其情知縣劉景沂已遷主事按其受官錢竟奏戍自贈御史君没嫁女弟三人少弟取兩妻為良醫副貧而能舉人難之配石氏安陽石釗女封孺人婉順呐口仲修自入官母夫人率就養衣自一縷以上弗敢專俸入太孺人掌之凡僚内人燕孺人謝不敢往事仲修執役如婢壯年不育即謀妾於所親仲修逡巡者數歳令子一人弓女三

人皆妾劉氏子孺人病癱五年竟以嘉靖癸未十一月十有八日卒享年五十仲修嘗改葬太孺人父暨母於大孟葬姑姊於楊汜士陸師淇士趙錦貧仲修過淇知之出貲嫁其女其子得妻篤友誼有終遇勝己者禮信如師銑聞之禮云其在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此文武之德夫人稟淑氣而生心能與宇宙同其清則彼氣涌發故申甫由文武來者也於乎心感乎時數靈會於山川本培之祖宗材豈數數得哉微乎消長之理也是

故洪武諸臣多元才也去夷復華貞矣革除之臣節矣

而寡猷正統之狩景泰之易儲天順之復辟居位者靡

如也故重典用焉成化之明弘治之仁朝無變事癸巳

乙巳陰謀易適李賢劉珝一諫而止自是而士氣昌始

知以退為道以諫為忠以聖為師以經為文及乎泰陵

末造明聖日隮得張先生元禎性理疏日夕紬覽頻驚

喜曰天其以斯人覺朕乎吾榜諸君子出焉繼遭摧折

而且多夭言其最者節行則莆田黃鞏伯固居巢曹琥

瑞卿葵丘王韋欽佩守官則湖南張璞中美朱館以獻
高唐劉孝必先壽張董建中湯民寧海張惠天澤文學
則吳郡徐禎卿昌穀晉安鄭善夫繼之壽張殷雲霄近
夫太原孫紹先汝宗令仲修又死嗟乎天之厄其名與
位也斯已矣欲善一身而不可得乃大慟而為之辭曰
烏乎西渠先生果哉止此天譽善人末之何矣爾德無
瑕可謂君子已焉哉已焉哉

祭張守天澤文

子之司財其白如霜子之摧強其堅如鋼既左其秩年亦弗長可能者性不均者命性以力成命因氣競嗟嗟天澤於子何病於乎哀哉尚饗

贈鄺知縣序

往者湯陰之治政弛而民玩逮其極也隴夫烏聚荷梃而入肆掠酣飲晝夜而出尚可以為邑乎哉臺臣甚病之乃以鄺子一誠自偃師來鄺子明而健明故精覈病源滌矣健故果確粃事振矣譽流而上恍屢得旌揚焉

令夫論政者曰寛曰嚴斯二者弗可舛施也寛者子民之常道也嚴者摧枉之颷權也古之人有言如保赤子彼其煦嫗休育猶有夭閼之患生焉緩且顛越急將何如夫農之耨蓼以敗苗也瘍之刮蠹以潰肉也庇凶戚良善為治者惡之昔有一地而寛嚴異者包希仁歐陽永叔之治開封是已一人而寛嚴異者柳諭蒙之治京兆河南是已一人一地而寛嚴異者張復之之治蜀是已是故才有宜民有化時有革地有俗此之謂通凛然

而迅霆寒霜油然而甘雨和風余將於湯陰見之

社學記

科舉既久士益慕利益知誦讀之切於行升揚之因乎民者或鮮矣昔之提學河南者有克菴陳子士賢石谷吳子元明克菴禔身以教故士敦石谷以闡經旨教故士良又四十餘祀而得令蕭子子雝蕭子崇道而善於訓厲耻而明於施故士檢彰德同知王侯惟屏攝政凡十閱月遵憲度中學政防佚驗業各以時舉以事振已

而商於僚通判王侯邢侯推官尚侯曰棄其志於幼而長斯責德後矣夫躬之旣儳焉而思閑其心紾矣夫議遂協乃區地構木修建小學其二居城中四關各得其一擇師選質詵詵乎至四百人來拜予於清白堂嗟乎爾師爾徒毋宵志毋貫利毋迷爾業範爾躬以示矩敬爾師遜爾長以敦讓謹爾手與步執爾汎掃審爾唯諾情爾言以養敬正爾詁訓辯厥名物飭爾點畫以究經以析事以汲爾放心嵬嵬者山簣土積之涓涓者泉巨

浸匯之牛牿于童可穫千箱木直于茅可棟明堂聽之哉毋曰予言誕

祭張西渠仲修文

敬皇之代予曁兄學於京師得博聞敦善之君子為友兄進予以堅厲勉予以誠面數予過使予頰赤不止後兄及予同升於公兄忠且才而予拙劣兄動即著勛而予守詞林每一官即積年不徙坐費官廩顧以文章與時異製召忌起謗兄語予以道曰毋變以附時毋自明

以啓爭曲成深護使予得以全行歸昔數友之論曰事以理處斯中理得而事自亨故求理而姑緩於事爲凡獨不然及今涉歷之久省已觀人服凡驗實於事之言一步迷則蹪一徑岐則愕譬使升高越險熟之者由斯坦坦雖健力弗能驟强也聖學不墮於一曲吾心宜普於庶物全體不溢於萬用嗟乎凡乎成我之恩履實之學予鄙懦何能酬凡之知邪令茲傷痛豈復能文直寫胷中之真以告凡而已凡富才節予所深知舉凡撮大

予銘墓碑凡名永垂或其在玆以嫂孺人石氏祔食於乎傷哉痛哉尚饗

燕耆志

太史氏曰年之貴於天下也尚矣是故有堅實之氣焉其體斯壯固而不羸有精明之心焉其氣斯凝定而不揺燕耆者茹叟文中也號時齋隨其父自無錫徙燕蓋永樂初祀云叟性坦易故不蹈於險志慷慨故不没於俗解書史睦於族以達於鄉故其履安友善貴顯而遠

利故其交貞天順初叟百有四年英皇復辟推恩天下凡庶民八十以上者賜冠服有司以叟姓名上英皇御便殿名見叟說其狀與詞既予冠服帶履燕順天府又命吏部尚書姚文敏公以下造其第為賀又六年叟乃終後諸孫舉鄉進士者一人鳴玉舉進士者二人鳴鳳鳴金皆為郡大夫叟之德信厚矣譬諸植果咀華茹實相禪而無窮已也茹氏可不自敬愛哉予聞三代之禮以養老莫善於燕以養義莫善於享夫養老者養體也

民見其盡心也而知加愛養義者養賢也民見其致恭也而知加肅英皇其能兼之與嗟乎上敬老則天下莫敢遺年孝弟興而頌聲作矣

題莊渠體仁說

夫游言可聽也不可倡也億言可辯也不可惑也誕言可放也不可行也大言可抑也不可信也玆其倦行猶譽者之所為乎余嘗自頌焉曰習心俗累漸知解剝乃涉世深而讀書久而然爾非古人本立道生之謂也曷

怪乎言之多離哉令夏白生文得體仁説余覽而異之
學本内而該用政挈要而統事合理氣之析達禮性之
原知其説也可與入道將命諸生各録而誦焉趙藩主
已用別本梓矣於戲掇實於華取真於妄非明而能若
是乎莊渠先生者崑山魏校氏字子才

似隱樓記

茹子鳴鳳舉進士十有九年副郎署教國子忝戎府丞
光禄日通顯矣已左為邑令者遺其志遷僅藩史者已

其升令藩史之職上之以五教輔諸王次之以六禮正昏姻又次之以三臬治羣校稽諸古益視列國之卿焉自守設郡縣事立司守權皆總於朝廷雖府中之務王不敢專況吏乎夫職與任有所限則才與力有當節況乎貪鄙者弗黜忠潔者無調志意蘊憤才猷絀抑茹子登樓讀書益遺外事崔子過而訪焉題曰似隱遂進茹子而問曰子將奚隱吾語子天胡壽我非德乎天胡榮我非位乎位者同乎人者也德者效乎天者也位不可

虛故匪人得而充德不可假故至貴弗得而取世之有位者林林矣德人乃曠代而見昔西漢多賢其都者二人賈誼董仲舒咸相王國不得安於朝廷乃皆弗自沮𢿍賈子懷主而忘己董子正身以格下其視馮敬弘湯蔑如也是故險而陟乃見其力下而徙乃造其止衆怠我勁乃性之正時困我通乃道之中放者崇簡以申達傲者肆辭以寄矜奇者矯論以表獨斯之謂蠱隱

小祥祭妻文

子逝一歲予憂百端顏色忽悴髮毛益斑自子歸我閲年三紀精力小心靡愆可指子事我父子事我母喜則勵勤勞不言苦操刀治膾紉箴縫衣姑喪相予執禮無違唯子事我敬如昆弟箴規朋友情好伉儷自子之亡孰察予衷言則誰商行則誰從予父望九予年及艾中饋豈宜予之不在為予服齊條焉及期中心之悼曷有已時世之頹矣虐煽後母義慕予與惑戒吉父嗟嗟吾妻其安冥冥傷哉痛哉涕而雨零

訂易纂言

吳子古之敏儒也其為是書也博剝於畫故失之荒強通於象故失之鑿然說辭解字多協文義亦可以裨贊朱易傳之學者

吳子疑孔氏尚書之偽明矣而於易泥於圖八卦三畫而小成六畫而大成蓋三畫者三才之象也三才各兩故六畫而成卦吾聞諸夫子云彼四畫五畫何物也古亡是也後夫為女之再適也考祥為父喪之終也色荒

爲祭也喪貝爲博徒之戲也艮背爲北堂也恒爲婦也蠱爲女也馬壯爲冰解也大畜之象爲洞天也穿鑿之極曲而陋億度之蔽荒而俚又自昔未有也以文正之明而有是不可曉已

易之象不可得而悉知矣專用互體斯惑也已必以非其中爻不備爲言互體也則其初其上之本末二四之譽懼三五之凶與功如之何釋之

六書故後記

正德乙卯冬予在京師見六書故於勛部馬谿田伯循所乃閤本也約谿田共録之谿田送予史一人予自傭三人封部馬宗堯相一史録及半予奔母喪將歸谿田知予好之遂以其本贈令反故牘書者是也尚缺四卷巳谿田亦請告還關中又兩閱歲予走書告於考功牛西唐道徵又半年書至令界方楷書者也挈正名物辨析義理覈而當矣未之前有其曰辯乎書名則得立言之凡也味乎辭助則得命意之委也故曰未之前有也

文互楷篆形錯今古失之億且鑿斯其細也勿以掩其大且精者焉

自述三首

予讀元子自述三篇葢全生保行之道非得已也予自丁丑迄今十年仕於兩京不及二載餘皆山林閒佚之日撫己相時古今何相遠哉乃仍舊題綴緝已見刊誂反經貽諸同好

述時

昔者元氏奮兵力之强作中夏之主制治九十餘年風俗一變令尚有襲者焉高皇至武驅之於外還我禮樂於内制事有典慮壞有防太宗至勤宣皇至明孝皇至仁改都幽薊威制天下招來熱酋藩我邊圉故曰勤委任元輔崇簡太守人舉所知民安不擾故曰明絶游遠色志存沖靜明賢垂問知達微隱故曰仁天下久安近古未有所由致者有四焉弓馬之長中國是有一也久居中夏百年食甘而服綺説聲色而便宫室易其健猛

而為耎脆二也部分數種世讎歲戰互相猜防不暇他圖三也立法以簡變亂者服刑分權於衆專恣者易制四也故當世之士能著文書可以守險苟積歲月可以致貴法既定矣不復作逸扶偏邊幸寧矣不復理傾永勝僅通章句已仕何須邃學才識地圖即遷何用備政甚者直木先伐全璧受疑百口滕焰黃金可鑠若夫抱愚之性犯世之忌求一朝之安難矣利害相傾憣於五兵聲名相激戕於百戟官位相取利於機弩是故知退

不殆能止常泰山邪雲邪不求吾是林邪泉邪不適吾非故曰優哉游哉可以卒歲

述命

問者曰呂生有言長平坑卒不盡犯三刑南陽列侯豈俱當六合命可信邪荅曰曲見不可與語全泥迹不可與窮化夫氣者所以運乎天地萬物者也氣有清則有濁有厚則有薄物極自反勢窮必變故强弩之末不能穿縞元根之遂可以破石清而運之不已蕩而入於昏

厚而發之不已消而至於薄清厚之盛乃昏與薄之由基也昏薄之極乃清與厚之將復也故治亂皆非一日之積有一元之命堯舜譬則日中三代日之移秦漢而下日之昃故道愈降而政吏德愈偏而才小有一世之命清厚之世明君出焉則賢哲升其民熙以壽昏薄之世闇主出焉則邪佞售其民擾以夭有一人之命德者貴貴或不能德仁者壽壽或不能仁有因乎世者有因乎人者善惡無定徵休咎有錯出夫御氣者道也勝天

者人也贊化者性也宋公出一善言凶星退舍况有天下者行斯三者乎故聖人制命賢者安之不肖者逆之且夫金可鎔不可使為鉛水可汚不可使為塵百草萎而松柏茂羣獸噬而鳳鳥舉語曰入山乘樏入水浮槎可登可泳命如我何

述居

往者崔子辭玉堂之廬退修學於家買田郡西築垣構屋樹果為園舍背有渠水出蜀村南山下淙然東流過

子舍入於高平渠巳崔子被召修史遷長澤宮又棄之歸渠南有圃一區有田二夫水可斞而灌之者數畝且耕且疏以養以育率鄉人子弟修孝弟忠信之行明仁義進退之道祖述洙泗之文考訂宗賢之書稽歷代治亂之迹旁通醫卜農桑之藝暇則招集親友命觴申好樂則闡微章賾綴文咏詩客有告者曰先生知令之所謂君子乎狹小賢哲而動稱唐虞鄙劣典常而談必性命非神非化不言德非寂非玄不措辭先生曷和之以

昌其名乎崔子曰是難言也聞宋代有村如晉桃源其民食粟水飲不鹽不酪既朴而和年皆累百後通外人致美異乃更狡而夭矣况乎好新而以常為陳立異而以恠為竒陋紈綺而衣罽毯厭膾炙而食蜆蛤所好愈高所失愈遠夫水誠淡穀誠糲民可一日棄之乎彼醉濃飽鮮者且有伐生之患况於蜆蛤哉吾見其驅民於疹疾而已

書程子易傳後

易理至伊川十得其七矣文義稍不恊於經文者則有之在學者慎思而已夫畫者象也值其畫者變也潛龍勿用者辭也用其辭者占也斯義不明而附會無不至矣是故孔子之翼程子之傳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於乎至矣哉後學崔銑謹書

記王忠肅公翺三事

公為吏部尚書忠清為英皇所任信仲孫以廕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

之哉如汝誤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强所不能以幸冀非分邪裂卷火之

公一女嫁為畿輔某官某妻公夫人甚愛女每迎女壻固不遣恚而語女曰而翁長銓遷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且遷我如振落葉耳而固恡者何女寄言於母夫人一夕置酒跪白公公大怒取案上器擊傷夫人出駕而宿於朝房旬乃還第壻竟不調

公為都御史與太監某守遼東某亦守法與公甚相得

也後公改兩廣太監泣別贈大珠四枚公固辭太監泣曰是非賄得之昔先皇頒僧保所貸西洋珠於侍臣某得八焉令以半别公公固知某不貪也公受珠内所著披襖中紉之後還朝求太監後得二從子公勞之曰若翁廉若輩得無若貧乎皆曰然公曰如有營予佐爾賈二子心計公無從辦特示故人意爾皆陽應曰諾公屢促之必如約乃偽為屋券列賈五百金告公公拆襖出珠授之封識宛然

正徳中予聞上事於今學士吳郡徐縉司業上海陸深二子聞於少傅守溪王公固信不誣恐泯也約二子志之予追書附集中嘉靖丙戌三月己酉銑書

書劉忠宣實録後

孝皇之任忠宣天順而後未有也惜乎忠宣無以奉清問廣德心者嘗聞戴莊簡以執法被譴上問曰古有是否忠宣錯愕無言良久曰有臯陶執之而已矣此擬詞也如上詰實何以荅之況諸司行政被沮寧無可揚者

乎是時上亦信內閣彼三臣者皆善私已又不可與儷於忠宣也弘治之化遜於古孝皇之澤斬於予悲夫嘉靖丙戌仲夏孤臣銑泣血識

讀尚書正文

尚書紀帝王也春秋紀伯也王降而伯德降而力禮降而政斯天下多故矣夫子以王律伯將以復書之政焉故知書與春秋之旨者可以裁世變議本末

善者衆所同政者衆所舉故學非已私推以明民政豈

我權用以齊世好問好察斯天下之善萃焉學公而後傳異端奚售乎政協而自安陂情奚容乎違方以表異迷民之尤也強人以難能賊教之大也首於堯典事咨四岳終於秦誓榮在一人其聖道之要也夫古今文皆委情鉅典後人弗能模也古文諄誨複言後人可依彷也古文體製相肖最者太甲之於蔡仲之命湯誓之於泰誓是已洪範顧命其能偽撰一言哉果伏生言之譌也殆不可句矣此為申古文而罔之

味泉發

夫外非内之所係也迹非神之所留也存之凝適然者其感矣幾之始突如者其協矣故萬物者形我也名者寄我也昔堯之野人棲樹以生號曰巢父天子之貴弗得而加焉其中誠深其取之寓誠廉故今猶稱之鉅野宋先生謝教於庠息趾於鄉德尊又傳嗣蕃且顯廼翔於事外覽乎化表飲泉契心立名表獨是故灼於物情者能用其物者也涵乎氣原者能樞其氣者也先生視

地而履體道而擬小子狂簡請舍遠談爰申近旨夫泉真陽之發也含溫抱潔無染無益非性與穴山圻石不撓不激非勇與盈坎而達望海為歸非節與避礙就卑遂其逝利物周用惟其宜非知與可觀可象者泉之顯可味者泉之賾非先生其孰知之

與何太常粹夫書

張光祿過鄴悉凡道履但聞南監主教者立事深詭凡嘗掊闢之其將以正人心乎僕聞令一二君子之為學

矣其弟子亦知師之欺也其師亦知弟子之偽也相爲依輔安而行之將以滕大名餌厚利其言與迹豈其心與事哉夫告人之道有因乎義有因乎人執友之過吾盡言之屢言之可也不如是則忍是之謂義彼雖亡素契於我然果誠心虛已吾言之以成其美是之謂人令之君子設心既若是必自珍所爲如商操奇貨計日而致冠國之富謇謇之言不已左乎吾既發其隱抉其譎是撒商之貨也富何由致閧彼人者實繁其徒如或陰

行詆陷上者猶得爭名嫉勝之嫌易曰咸其輔頰舌言
殊心者弗通也不可感矧可激乎近日禪旨佛緒倡於
務奇者之口從者紛如棄實而慕空求徑而外正肆詆
亡忌而飾詐不慚吾如彼何哉自修而已矣昔文公象
山之相戾各恃是而不下奸人乘之名禁偽學陰逮正
直元因以興脣吻之名禍萌乎是末之有也今孰為象
山乎而乃與之辯邪凡明理達變遺名絶利者幸留聽
於僕愚之言

與梁宗烈書

正德庚辰僕喪先母辱君遠垂弔問迄今不相聞者七年嘉靖改元令上以史事起僕於田間是冬入朝六閱月遷南監在職僅一歲而歸老父八十有八歲幸天賜康寧僕率兩兒耕田藝圃以供養暇則閉戶靜坐或誦覽羣經一介不與於人所深悵者故友索居無自受益耳三十年妄慕古人之學知則如觀采於鑑行則如轉石於嵒未得實地而據熟途以騁近年異聞日富隱書

漸出後賢眩於所創聞益荒其思而溺其心安得與吾宗烈共商訂之君出處脫然不可縈以名況利乎東湖歸矣二公年次道合引翼以善優游耆艾之時僕安得分一席於其末邪會不可得矣辛自愛

昭賢祠記

弘治庚戌春太子太保劉公卒於仁孝里冬葬劉文和公巳里人立公祠嘉靖癸未秋諫臣劉氏祺請祠名皇上錫號曰昭賢命有司歲祭又三年文和公季子太常

少卿鈗告其事於鈗鈗乃太息而言曰世易而哲倿昭論定而毀譽真道㫖而榮辱泯昔者公事憲皇議大喪而正毋紀折嬖謀而消子禍直行無顧秉心不疑在端揆者惟公而已而讒嫉肆作甚者搆惡於羣小假威於邏卒卒嚇公去位而彼得恣行傳曰人之彥聖惡之而違之俾不通嗟乎其斯人之謂與孝皇嗣位放羣奸於裔召大老於野遠貨重賢振頽解結宜端揆者惟公而已而忌公者遏不以聞公亦已矣夫語曰竊位者知賢

而不與立也嗟乎其斯人之謂與正德以來世識公賢士式其節史辯其誣諫官請祀天子表名彼斯人者有一於是乎夫忠以宜臣非市罷也正以提身非高人也公以宅心非飾事也若夫上有信感人有依違政有升貶動有敏遲吾惟誠居而宜施之他何容心焉故君子者立則無附行則無隕身屈可也其道不可抑跡毀可也其名不可奪秩削可也其心不可回是故意遠而風廣矣

鄞守閔雨記

五年春王正月不雨二月不雨三月乙酉鄞守雩顲於羣神丁亥雨四野播穀暨菽麥大熟自秋七月不雨至於九月朔翼日壬午鄞守雩顲於羣神戊子雨民大種麥歲則豐說者曰不雨何以再書閔雨也閔之者有志乎民者也守之吏視民者多矣故賦緩供役失期必亟督之舍是亡亟焉一月不雨謂之乾再月不雨謂之亢一時不雨謂之槁槁則稼有害者矣一稼不登謂之乏

二稼不登謂之匱三稼不登謂之饑饑則溝有瘠者矣故守莫大乎閔雨雨何以書著徵也有志乎民者天歆之錫之霖以慰其懇懇切切焉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守偃然民上以縱其私而莫之咎亦豈其使良守焦然於晝夜而莫之荅雩何以書録政也鄞守罪躬檢事大施已責損膳惡服禁酤徙市出滯獄削冗費禱以心也非祝史焉事應以實也非幣玉焉供是故浹日而雲再浹而雨桴落而聲發形進而影移夫念至微也天必

格之況德積而升馨者與善可通也則反乎是者其能
捹乎故君子處隱如顯者有㫖哉有㫖哉鄞守者為誰
陽信馬子字忠夫

顯考參政南郭君述

先君棄諸孤之八日諸戚友來言斯可以纂述遺德請
銘作者子奚宜過哀銑汉淚稽顙受言痛惟我先君學
務履實善恥近名乙巳抗疏家不存草郡省之政載諸
案牘今何能得其詳焉是不肖孤之罪也夫乃追憶過

庭所聞及成童後所見者綴於辭夫藻飾則失真浮溢則致誣故悉從簡質云先君諱陞字廷進山東樂安人曾祖諱大生彥和彥和生剛取蔡氏正統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生先君宣德十一年拙齋公先祖自號舉人材授趙府廣有庫大使遂籍安陽自曾大父以上莫詳其世正德丙子銑遣人訪族於樂安得舊牒大之上有名子彬子質者亦莫知孰爲大之父也先君少學朱氏詩於紀善子趙子準趙子蒙城人嚴毅有師法先君淬礪勤誦

習能兼他生之所授拙齋公辭祿家益貧兄弟六人獨
二兄同父母居先君日或一食誦思愈專容色淒悴母
憐之曰爾曷從汝兄貫以自給即不然衣食奚從辦先
君愈感奮勵學行專謹不輕食人食成化乙酉舉鄉試
明年試禮部不第從侍講子陳子音遊已丑舉進士辛
卯授工部都水主事管揚州河道壬辰詔省官改兵部
武選丁酉丁拙翁憂庚子除服改禮部主客主事番人
越制乞請業賂鈞樞許之先君不肯署番人夜持名貨

來餽先君叱出之旦聲其事於宗伯遂不行是冬喪母蔡恭人歸以舊廬讓兄别貰巢氏室以居歲凶食糠籺甲辰除服再除武選乙巳晉職方員外郎有星變詔求直言句餘亡應者先君謂僚餘干蘇章曰古不云乎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遂同上奏曰今寵信内竪使竊政權彼在内則明薦妖僧衺術在外則陰詆儉臣鄙夫宜大施竄逐忠勤如尚書王恕令之伊傅不宜棄之南京不報已羣臣乃大言事最者及宫禁祕密上怒乃取上

激疏者六十人姓名書御屏吏部擬晉秩內批必絀級且與遠惡地先君計資當郎中吏部故不上用其次者凡六人丁未孝皇即位晉延安知府明年弘治改元戊申春到任延安邊大郡前守率為自潤計與豪民富族通懽規橅蕩然先君革罷官私占桑果園流竄大猾忠等百人絕燕會慎扃鑰精簿書甄良否凡三月郡中大清先是關中饑民逋入終南而洛川甚歲徵儲十萬有奇連山谷皆蕪田民畏償賦莫敢種先君請於省臬令

墾荒田者首歲免徵次歲徵什之三又次歲什之五至什七止令下民猶貳先君與為香火盟是後歲輸稍充遣義官山入終南招流民還從山來者殆數千家云作倉於城南因要輕者得以粟贖罪郡屢豐銀一錢易米八斗後邊大警朝廷命大臣治餉發倉粟而濟先君居常廉知郡民貧富之則起役即自定猾不能為奸郡治州縣十有九歲以春秋巡行問民収入豐歉凡所疾惡即為去之宜川令唐某來迓怪其馬鞍華侈案鞍直幾

百金并得他贓罷爲民郡俗病惟巫祝喪治佛事先君作醫學擇醫竟人名挾其曹講習方書并市奇異藥料民有喪令諸生相舉喪禮罰厥不崇教者改作學宮朔望五鼔入謁先聖已坐明倫堂與諸生説經暇則召諸生來稽其業并究問其日所服行者何善比解任郡士彬彬乎越於舊民杜文詳凶狡也所害官吏數十人横行閭里每大言曰崔固好官然聞其貧吾起大獄窘之胡不早來好我文詳毆所私妓之夫垂死夫恚而縊文詳

家民告文詳殺妓夫魏林文詳㝠也言不遜林亡子子他人子淫其妻民告林占子妻二猾罪皆疑死衆謂必不免先君卒論比法生之二因感泣皆戢其暴云每出帑金必令貳倅署狀曰即自署安知亡疑我增補狀者後臺使來閱帑帑見狀曰守遠嫌至此乎遂罷閱臺使亡歲不以善狀薦乙卯秋八月晉四川右叅政又明年丁巳監作壽王宮諸工出内府桀敖難制先君通籍材用幾何賈若干付材者治之亡濫費役四萬人令代作番

休又藥病者冬燠夏溢疫癘不災戊午冬廼申王請省
帑餘金百鎰為費節民罷憊每行部捜剔源弊案究賦
吏他恭止治稅過民瘼則曰有法官先君病其然僉事
萊陽曲銳敢為不避怨蜀謡曰崔恭曲僉竝如虐山言
不可撼也嘗如松茂感瘴病不脫去已未冬致仕先君
篤實朴簡性剛少容凡締交者雖狎不敢褻玩履實斯
言結要必踐初至延安矢於城隍神曰予欽奉天子命
守斯土所不能遵公道而止關節禮僚寀而恤民隱憂

惕奉國者神其怒而殃之以彰明徵比去郡民謂不愧其言遇事亡悶巨細曲計周辦而後發仕三十一年歲有貲貫自蜀歸始買陳氏舊屋後未嘗增易一椽買田里店岡下課童僕耕耨常自灌花剖竹脩然自得糲食蔬羮甘於芻豢布衾縕袍華於裘綺頹簷卑宇安於輪奐亡便辭媚色以假懽於人笥靡麗服家亡飾銀之器晚好讀易及通鑑綱目有得標識書題訓不肖銑曰令六經故訓已複其贅過泰延君百矣昔子路聞一善唯

恐有聞學者茍積數歲誦覽何所不知顧非實有耳惟
躬行難年踰八十焚香靜坐閒起觀書耳聰目明善作
楷字出入不任杖易簣後顏色膚理美潤不變甞曰吾
小心謹慎人也君子曰善自名矣嘉靖五年丙戌十一
月二十有六日卒享年八十有八配先妣李氏封淑人
生孤銑女二人側室子二人鉉釴女一人孫男子四人
滂汲涌泮滂舉人女子五人曾孫男子一人士桌女子
一人明年丁亥三月十九日葬彪澗先君所自營云

顯妣淑人李氏述

先妣諱慧戶部侍郎李公和之長女也母郭氏封恭人李氏安陽人先世為元萬戶侍郎公為郡學生正統八年癸亥三月十九日生先妣後侍郎公登天順丁丑進士先妣年十五攜至京居西長安邸每聞倖臣石彪曹欽退朝過聲勢炫赫告於母曰天子出殆不若是此曹其不免乎後果敗誅年十八喪母長弟華十四年仲弟蓉二年季妹七年長弟善飲尚俠責曰爾欲貨父邪凡

官忌雜交仲弟猶在襁褓擇母字之季妹教女工非女事勿越閾是時侍郎公為給事中上方督責言官竟日在公先妣理家務以六禮為侍郎公内高氏配高入猶資之比嫁不私一物天順癸未侍郎公因使得還請於學官曰吾長女有大功於李吾不可輕字人必以歸儒生諸生俊才者誰學官相顧思不得侍郎公促之學官曰居射圃讀書者曰崔生可然山東人明日侍郎公往拜學官因從觀堂廡齋舍次至射圃見家君儀觀甚都

因試經義又工大說乃託鄉先生張祥來成言崔氏是由籍安陽明年甲申先妣歸於我取嫁來衣更之以奉姑蔡恭人弗繼則澣補以進貨鬻珥日市甘脆以羞舅姑諸嫂民間女也先妣能下之明年成化改元乙酉家君得舉巳丑舉進士授主事庚子家君丁内艱還歲凶先妣自食糠粃節食食家君是時長弟為大商積累千金季妹為駙馬凡妻事先妣跪伏謹畏如母家君性方直臨事據心所安弗回多拂上官意舉進士十有七年

始一遷官素貧不茍取先妣尤畏法視富侈亡所歆人或饋一帊非所當必勸家君固郤去曰古云文官不愛錢如受饋必毀法一旦敗露人誰惜之諺曰憂食羊不如樂飲湯家君笑曰吾豈貪者乃相戒邪家君為京官二十年貰屋以居先妣令僮日拾馬通自夾薪以爨衣大半綴補初官時止一僕先妣剉芻飼馬連失五子年三十有六始生不肖銑五歲時先妣歸寧表兄弟俱衣綵裼不肖向母索衣先妣歸啓二敝笥示之亡可製者

不肖益哭亦竟亡也延安絲甲北地諸僚占桑養蠶不肖迎婦歸先妣令婦養蠶取絲三兩曰吾欲婦知女事艱明年遂止家君在蜀出按部先妣令留門隸老者四人守戶且鑰之日再啟汲水不肖以下毋得出遊不肖十三年在延安私以紙易瓜先妣怒責二十曰此漸可通賄為官多因妻及子好貨敗其名不肖自侍讀在告嘗看花張園回詈婢於室先妣早起數之曰婢可怒胡不待醒昨夜即爾酗酒爾為儒為天子法從臣當如是否

是日所親又置酒不肖不敢諾舅母及表弟坦輩為跪謝過乃許家君居閒三十年僅有南岡瘠田食指三十先妣節約得裕他有田千畝者反來貸粟未嘗兼味而食完布帛而私今莫能狀其勤苦性攻女紅好自製衣非大病刀尺不離手不肖每請少休曰吾樂之不肖子女衣稍華必責婦曰吾中年生汝夫又止一子尺帛以上彼不敢知汝於子曲徇所求夫貪以求成求而遭阻尚懼而知耻求無弗遂則弗知恥將何不為也正德十

五年正月二十有六日卒享年七十有八歿前二日出衣及簪珥賜諸子孫及外孫又賜侍郎公守墓奴妻一帊曰語爾夫守墓幸益謹吾事父母令止矣先妣歲節家祭後必祭侍郎公云先妣生女二人俱先卒孫男子二人滂汲女二人曾孫男子一人士㮚庚辰春母訃至京傳遺言曰語銑為我求一志紀實不肖狀母行求銘於谿田馬子伯循又七年先君亦棄養因閲舊狀芟艾冗蕪附於父述後并示子孫不肖孤銑泣血謹書

休寧縣修學記

正德丁丑休寧縣作明倫堂崇二丈有五尺廣六丈凡七楹東齋十一楹曰成德西齋如東楹曰達材門七楹由甬道南百武樹表堂北去二十武為官宅初宋紹興間縣尉陳之茂遷學於縣南門外堂逼僧寺明興成化初寺災同知黃子用宣謀易之僧不許止弘治丁巳知縣李子燧始易之建明倫堂巡撫都御史彭公禮知縣唐子勲各拓地若干丈正德丁丑諸生程敏庸陳有容

張世明謀盡遷遺僧於學東之間而有容約以私居償之浮直弗籌僧乃可知府張子芹遂發帑任工檄下知縣王子迥令大撤舊構因殿基建堂視舊退七丈有奇又易沙門地一丈有五尺為巷堂之南遷夏氏塚得地三丈為甬道甫樹木而王子遷官去沈子圻繼自成化初至是凡五十有五年正德辛巳知縣李子升作丈廟廟在堂東稍北廣六丈崇三丈有奇凡五楹東廡西廡各九楹其隅為神厨為器庫前為戟門九楹作異道於

甬道傍彖敞左門曰東禮右曰西禮由甬道南五十武為池又十武門曰櫺星廟左為饌堂為號房廟後作祠四曰程子曰朱子曰名宦曰鄉賢自張子議改作至是凡八年教諭趙鈛氏曁其僚升堂上召諸生前曰維是功吏羣哲伐異區鳩衆材斯美矧學問烏乎定乃謂可能因有容訏偕入都俾請於師氏師氏曰維學協於克厥心維心昏於私昔夫子命弟子言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夫人罔顧義苟便厥圖

至於路人其親茍分利如錙銖遂胡越其兄弟矧於朋友毋曰斯庸反之可作聖毋曰斯易克之孔艱古人維善厥心以充厥公故可與語仁有弗言言自其履有弗履履始諸近弗強居所未能弗抗論欺人故可與語道有容蹶然曰弟子敬以播諸衆廟成又六年為嘉靖丁亥乃記

李君墓表

宋崇公歐陽氏嘗司刑惻於囚要必為之求生不得則

太息以泣其子文忠公修以文冠南省遂倡爲古文繼
韓子君子謂天能酢善也已夫子贊易五陳刑矩於大
象豈非曰民命攸係一成而不可復邪夫獸其至冥者
鹿解匿刃鱔知曲躬以護子草木其無知者偃枝而葉
悴剪其榦而根枯況於負血氣而靈者與封君李公樂
安人諱鉞字大器少起刀筆閒然性好禮讓教其子若
弟必以是曰人倫之紀在禮失之與物奚別焉居親喪
奠虞祥禫必度而行有嫠姑迎歸養之且字其孤弁而

昏公後為饒州司獄廼自矢曰惟賄亂獄惟踈逸獄惟刻且庸敗獄又曰法如衡焉過斯虐退斯縱潔吾先焉豈有決衡哉饒人謂公却囚貸嚴囚係莫囚居時囚食飲大寒酷暑囚無瘐死者嗟乎使公得掌刑世復有冤濫者哉其諸禮讓之推乎公有少子曰舜臣溫慎知學登省第如文忠公在吏部遇頒恩封公稽勲主事公書夙夜在公四言以訓疾草誨之曰忠公卒谿田先生馬子伯循為銘著公世次及細事明年丁亥吏部君走使

如鄞請其里生銑再揭大節表諸墓上闡幽志垂鄉範云

書楊東里東郭倡和圖後

崔子曰當宣德正統之間其君子有為之時乎其民朴其君任人其奢淫不萌其賞罰行而不譴呶也東里公乃日與其僚嬉燕晉書唐律是攻是炷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諸公而知此道安有已巳之狩庚午之易儲丁丑之倖功邪

蔡公禱雨記

蔡公巨源監儲於小灘道出元城視其田不墳其麥禾不豐問諸農曰是不雨六閱月矣蔡公曰春秋書雨不雨褒勤民而貶彼否者是乃司之怠也夫吾為民雩既夕沐而齋厥明禱忽焉而潤風墨雲並發徐雨浹日民德而神之崔子在鄴聞之曰是固當然夫三才者一氣之運也既曰一只感而必應速而必效來君子者志卓明心氣直以大章其明胡昏不開遂其直胡逆不順舉

世濁而所化清萬有澣而所居榮在古匹士且能之蔡公為千里之伯肇入翰林及令茲其學粹而精其介端而安夫夫果充其志與氣之所徵也胡不致直一雨而已夫鄞守馬君朝卿善予言乃率凡事斯役者共刻石紀德蔡君名潮臨海人茲為河南右布政使云

中說考序

序曰中說之作也何傳之難而湮之易乎知者寡而罪者衆乎由魏晉而來天其閑道也已矣是故長玄虛而

盛齋戒競殺伐而攻護詐言道則惟空寂為文則飾藻麗而王氏仲淹者出獨師孔子言宗論語述準六經學修於近治求其本邦昌則獻其謀邦欲亂則退而讓之秦漢而下其罕若人之儔乎罪之者曰僭經也擬孔子也夫學不師聖將奚擇焉古不云乎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法聖人而謂之非何也昔夫子之時墳典丘索紛如也詩且三千篇列國之史叛經四代之禮樂兼學之夫上古之治朴而陋不可復也

中古之治文而驕不可由也存其文質之中不俚以倨不華以僞簡可習也約弗亂也其諸夫子之六經邪是故桑中鶉奔可參雅頌斥君悔謫可殿典謨假仁竊禮可與存義氣變漓而事改化消薄而武低吾不可如之何也巳而彝倫攸斁將欲捄於文創不巨則痛不深懲不刻則勸不勇存其正以形其非鑒於亂以有其治譬諸膏粱藥石養生者弗偏廢也自漢而後道降矣治駁矣文則煩以蕪矣而是非得失之故宜察史氏之述最

若馬遷班固者疵謬不殫舉視丘明且劣矣夫兩漢尚行尊經寧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不然則民彜其遂泯亂與故仲淹其有憂世之志乎而其續經俱亡中說十篇醇駁相淆又或依倣論語為書讀者厭之銑為別白其詞權量其旨類分為三曰内曰外曰襍内篇九篇義美文馴外篇九篇詞若誇張義亦錯雜其餘放言不倫疑出後人所附潤為襍篇削杜淹之誕為世家凡二十篇間為發藴糾失曰釋然後仲淹之書真贋粲列可以羽

翼孔氏傳諸其人

答許侍郎廷美書

銑頓首書來論學欲近欲實厥旨廓如夫自衰周巳來至於今日世一易則習一變賢一出則論一新使亡定矩以裁羣言幾何而不眩且倚也衰周之學歧矣而定於孔氏萬世大有矩焉漢之學淳以直唐之學華而耀然吏治武功之外亡異說也漢學黄老得其精唐尚佛氏況其迹猶皆抗儒而各行宋之理學煥然也而禪談

亦盛諸儒以禪附儒而道淆矣漢唐之異端也析宗之異端也疑故今日之申淺説占高譬如來教云者又儆於宋人而下之者也宋之疑於禪者謝上蔡游廣平楊龜山張無垢楊慈湖也然卓行不移可以為難矣今也為利之心與庸人同而飾談之迹欲古人邁誰其信之誰其然之談者曰學求諸心而已彼禪者去人倫外身事株守一室以幸一悟於天下國家亡預焉學者出門即道也舉足即事也迹不同而同守可乎夫道彛倫而

已矣道必顯諸行心必運諸事事中處而心存行中處而道得忠信所以正行也體物行其恕所以發慮也詩書禮樂之習所以翼其進也昔子路言志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亡憾斯言也人或淺之古人量能而任即心而安今有美珍其父凡悅而取之能不拂於心恡於色者雖士亦罕矣果如是則子路豈易能哉而況大於是乎背物遺人而求心亡是理也舍近外常而慕遠不可至也含欺匿私而論道不可攘也夫自六

經之有㦸䟽代增人演浮於秦延君之訓稽古矣故綴緝昔文名之曰明道换移虚言名之曰學分理氣而理空浚性命而性尼欲釋圖書則摭五行强援節氣以直八卦噫荒矣昧矣考之紙上爛如也求之用則蔑然其為百下於禪故彼說斯熾也夫持身法孔子式典主論語衍孔及程氏餘可次第而通其庻矣乎銑本劣才年踰知命幸早休閒有先人之廬以息有後渠之田以食夙夜孜孜填補前愆所恨先人背棄良友離索終不免

為鄉人而已樂聞高誼僭陳所志如右伏冀敎示

張訓導贈言

張吉氏遊崔子之門十有二年其器朴以篤其談經敏以密不獲薦於有司以資久貢已乃訓導澤州將行崔子過而謂之曰夫人罔自重斯名侮罔自彊斯召辱學官秩下祿微不得治民事持政權世目爲冷官士非內有家累者不屑就其自卑俛亦甚若知其有重且大者乎天下之不治士習之舛也士之舛敎不立也夫隊仗

以為文剽括以為博猥狡以為行倨慢以為豪變詐以為心則學為壊才之肆而官乃甲亂之主矣爾惟彞典是倡爾惟忠信是基爾惟孔訓是稱爾惟古雅是文令天下之攸尚興焉鄙常而好恠朴散而滋澆其言眇昧不可詰也其行汚鄙不可覆也其心術險闇不可憑也將無貽國之憂乎澤君子鄉宋程氏伯淳嘗令晉城其風烈有可知者與有則籍以示我

洹詞卷五